

年

卷

期

9

2

第

第

小 說 世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IX No. 2

(106)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第九卷
第二期



(第一〇六號)

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售

五種預約

十四年三月陽曆截止

別下齋叢書並涉聞梓舊

全書四十册 十四年四月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十四元

海寧蔣氏別下齋藏書久為海內所重此兩書選擇精審校印尤佳所收各書均少單行之本原版現極罕見兩種裝備尤為難得今據初印精本影印清朗悅目印數祇限五百購請從速

佚存叢書

全書三十册 十四年四月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七元

是書為日本天瀑山人所輯成於寬政十有一年正當前清嘉慶初年距今百有餘載書極難得所輯凡十八種多我國已佚之本館覓得初印原版用付石印印數亦以五百部為限

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

全書十册 十四年六月出版 預約價(夾頁紙)十一元

嘉興張叔未先生為考古專家兼長書法是編自鐘鼎彝器泉幣圖印版號瓦當下至文房玩物凡為清儀閣所藏有文字者均經先生手拓附以考訂所加題識亦係真蹟今據原拓影印悉存真面不愧藝林鴻寶

翁常熟日記

全書四十册 十四年七月分次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三十元

常熟相國早歲登第兩任帝師歷掌樞要在朝四十餘年國家多故公以一身支柱其間所見所聞悉載日記起成豐戊午迄光緒甲辰要聞秘事不可勝紀樣本摘錄九葉可以窺見一斑全書皆公手蹟足為臨池之助

集成曲譜

全書三十二册 十四年六月分次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十六元

王君九劉君鳳叔研究異曲久有心得合編是書凡分四集小眼實白一詳載鑼段笛色無不注明異曲家俞粟廬先生得其考訂音律校正文辭實白完全排揚明晰便於梨園搬演雅俗兼宜許為曲譜空前之作

樣本

索閱前二種者
每種請附郵票
三分後三種每
種附郵票六分

合購五種

預約價

內別下齋佚存曲譜三種連史紙印本者分購價八十一元今減為七十二元毛邊紙印本者分購價七十二元今減為六十四元均一次交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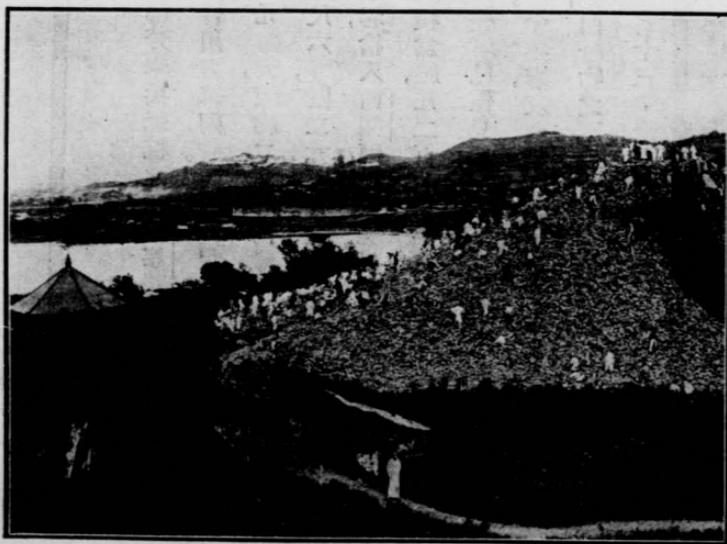
日籍及記曲譜預約價另有兩分次辦法並各書郵費包費詳載本樣中



(一) 塔峯雷之倒已



塔峯雷之倒未



(二) 塔峯雷之倒已

遭劫之雷峰塔

九月二十五日，下午一點鐘，正新督孫傳芳率兵抵杭之際，雷峯塔忽自傾圮。塔係宋開寶八年吳越國王錢俶所建。凡五層，皆用方磚砌成。磚長一尺六寸許，闊八寸，厚二寸，一端有圓孔，封以石灰，孔口徑較銅元略大，深約二寸許，內藏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一卷。經長七尺六寸，闊二寸五分。開卷文曰：「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造此經八萬四千卷，捨入西關磚塔，永充供養，乙亥八月紀。」題後有方圖，圖一女子禮佛，疑卽黃妃。圖後爲經，凡二百七十一行，行十字。經爲白綿紙，韜以黃綾。惟因久藏南方卑濕之地，完整者已僅見矣！

塔建於乙亥，圮於甲子，歷九百五十年。今年春，友人秋望騫君函約遊杭，藉謁勝景，旋因事未果。固未作世界成住空壞之觀，而料物之不我留也有如此也！



兒童世界是兒童手中
的寶貝！

請替你心愛的孩
子定一份！

▲定價：

每星期一期定價六分
一卷十三期定價七角

郵費六分半。半年二十六册，

定價一元三角五分，郵費一角三

分。全年五十二册，定價二元

五角，郵費二角六分。

▲定書處：上海商務印書館及

各省分館



小說世界目錄

第九卷
第二期

封面
與
插圖

布加利亞鄉村的美人
遭劫之雷峰塔

一封無首尾的信

小詩

盲人繪畫

杏核

□ 英倫縊屍記

□ 祕密博士

舊衣

□ 讀五千卷書室叢話

育文齋藏書

胡寄塵

書丹

林翠南

南海馮六

敏芝

張碧樞

耀媛





秋窗臆筆 西雲

記電影中之罪的工價 蔡念慈

□拊掌新錄 周逸候

小幻術 洛夢

黑藉中人 許塵父

西窗愁夢 聽雨生

布加利亞好裝飾的人民和其國家現象 秦亞光

□世界第一 愛博

純飛館筆記 徐仲可

家庭常識 小溪

琴庵漫載 歐東谷

遺書 馬澹知

□野人記 天游



有強 健之 母始 能撫 育茁 壯之 嬰兒

世多夭殤之嬰孩實因其母親之乳汁不足以養之換言之曰嬰孩絕食而亡也是此為其母者若患血薄氣衰腦筋無力胃納不進易覺乏力必需調補為要否則乳汁稀薄無力或乳汁缺少則嬰孩必受飢餓欲求嬰孩強壯肥美伶俐活潑按序出牙體質強健含天下馳名補血健腦之聖藥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婦科靈藥之外並無他藥可駕乎其上能使婦女轉弱為強腦筋有力且是丸能令母子立即強健血氣充盈乳汁有力精神充足康健喜樂莫可言喻也安南西貢雪廠橫街崇新學校梁夢如先生來書云內子數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誠能使乳母有力乳汁增多

月前產一男孩產後無乳四肢乏力經中醫治理全無效果繼改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不一瓶而效驗大著數瓶而精神復原康強逾昔想貴藥局壽世壽人無有涯矣特書數言以鳴謝悃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亦能使男子反弱為強身壯力健曾經療治 諸虛百損 少年斲傷 胃弱不化 瘋濕骨痛 腎尻酸楚 筋系刺痛功力不

分男女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衛生小書有益於閣下及家庭者奉送 敝局印有小書名曰忠告婦女及體壯力強如何可得如欲索取即須寄明信片一紙填寫姓名住址寄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送各一本不取分文



一封無首尾的信

圖小

(前略)我因為養病，纔得到目下清閒的生活；也可以說目下清閒的生活，是疾病賜給我的。我是個忙人，你是知道的。你姑且替我想！若不是因為養病，能得到清閒的生活嗎？我說這清閒的生活，是疾病賜給我的；我相信你必贊成我這句話。

甚麼叫做清閒的生活？清閒的生活，又有甚麼標準呢？凡住在溫泉的人，全算是度清閒的生活的人嗎？不是啊！他們永遠在清閒的生活之中，那裏知道這叫做清閒的生活呢？我一向在人海之中奔走，偶然來到溫泉，脫離以前的奔忙的生活，纔曉得目下的生活，是清閒的生活。我由此推知沒嘗過奔忙的滋味的人，也決不曉得清閒的滋味。

清閒的生活，很有趣呢！我近來日日領略這種趣味，漸覺萬慮皆空，更能覺出宇宙中間，有一個真我。我覺着這個真我，彷彿是個已失之物，現在又被我覺得了。

我的病很有起色了，也可以說是痊愈了，這果是溫

泉的功効嗎？也許是清閒的功効，然而這裏的溫泉，的確是很好！

極潔淨的浴室，在浴室的中央，有長方形的浴池。那透明的溫泉，在浴池裏，像是罩着一層玻璃似的。我每天午後兩點的左右，便離了住的房間，來到浴室，先坐在池上，胡亂的沐浴一番；然後仰面臥在浴池裏，合着眼睛，息心靜念；有時覺着浮在雲中，有時覺着此身似非我有，更有時覺着無我無人，並且無山河大地；及至微微的睜眼一看，祇見天窗的上面，碧綠的桐樹葉，因風搖曳，有時於枝葉的罅隙間，看見點點青天，尤其爽神悅目。若是個老人，必要微聲讚歎，念一聲「南無阿彌陀佛！」我雖不是老人，到此時也不免有這種感想。

我回到自己的房間一看，祇見剛纔亂堆的衣服，和東拋西置的書籍，全都安安貼貼的收拾起來；並且在牀上鋪着一塊潔白如雪的大塊手巾，彷彿是靜悄悄的，正在那裏等我呢！我不暇細看，一倒身便臥在牀上，平伸着

兩臂，斜伸着兩腿，成一個大字形。隨手取過一本書來，有意無意的翻看。我雖是看書，其實經過一個鐘頭，僅僅的看完了一頁。這是甚麼緣故呢？祇因我外表雖是看書，心中却回想旁的事去了。我此刻看的，就是你昨天給我寄來的柴霍夫短篇小說集。可是不知道從甚麼時候起，我却想到老比丘的事上去了。

老比丘，本是有名有姓的人，但是此地的人，不呼他的姓名，却呼他爲老比丘。有人一叫老比丘，他便應聲；久而久之，這老比丘三個字，便代替了他的姓名；甚至有日日和他們見面的，竟不知他的真名真姓。

這是前幾年我住在此地的事了。我記得那一年初夏的時候，有一天午後，我拿着釣魚竿，到小河的下流去釣魚。那釣魚的所在，非常幽雅。背後是斷崖，有高低不等的樹木，在上面罩着，像是用青枝綠葉支搭的天幕一般；前面是小河的河灣，水面甚廣，平靜無波，澄澈見底。雖是一處天然的釣魚台，然地勢相宜，很像用人工特意造成

的。我初發見這個所在的時候，曾經想到：「這個地方，是個絕妙的所在，即或不會釣魚，在此靜坐半日，也是很有趣的呀！」我既得到這樣好的所在，便坐在那裏，垂竿釣魚。我正在望着浮標出神之際，忽聽我的背後有人說道：「你釣魚哪？」

我回頭一看，是一個老翁，看他的面貌，大約在七旬左右，身體雖不甚高，却甚魁偉，手中也拿着一根釣魚竿。這個老翁，就是人稱爲老比丘的。

「我是初學釣魚啊！」我正回答老比丘的話，祇見那浮標一動，連忙把釣竿往上一揚，居然釣起一尾很大的魚來。

「這裏是釣魚最相宜的所在啊！」老比丘說着，便灣下腰去，坐在我的身旁。取出煙袋來，一邊吸着煙，一邊望着我釣魚。因爲這個地方，僅能容一個人垂竿，所以他雖拿着魚竿，並沒釣魚。

過了一會兒，我又釣上一尾來。

「啊！先生你真是釣魚的好手啊！」

「也不過一時僥倖罷了。」

「不的確是好手！」

「這也算得好手嗎？」

「到此處釣魚的客人，我見過也不少了，應當推先生爲第一！」老比丘極力的稱讚我，又接着說道：「你用的魚竿，也是很好的呀！」我聽了他的話，便隨回答道：「足見我不是好手，雖然釣上兩尾來，也是仗着魚竿好罷了。可以說是魚竿釣的，不是我釣的。哈哈！」

我對老比丘說的話，本是在有意無意之間，但是他却非常的認真，正色對我說道：「不要把器具看輕了啊！如釣竿釣絲釣鈎種種器具，全是很要緊的。不論誰釣魚，全是仗着器具精良。就是釣魚名手，一天可以釣十尾魚，若是器具不精良，連五尾也釣不到手，真的！」

我從此便和老比丘談起來了。他是極能談的；我記得他口若懸河，和我談了許多的話。他說我發見的這個

地方，也是他常來之地，這小小的釣魚台，便是他造成的。他說由北京來的客人，差不多全不會釣魚，可是不許人說他不會。若是當面說他不會，他立刻發怒，拋了釣竿，就不釣了。他說這發怒的人，全是糊塗人；可是由北京來到此地的客人，像這一類的糊塗人最多。他最後又說魚類也知道愛惜生命，所以真正講博愛的人，不應當釣魚，也不應當打獵。

我和老比丘，從此次暢談以後，便熟識了；後來時常約在一起釣魚。他就住在溫泉的附近，他住在一間極陳舊的茅屋裏，度他那孤獨的生活。在傍人看來，彷彿是很淒涼寂寞似的，但是他處之泰然，決不以孤獨生活爲苦。他雖是個歡喜談話的人，可是關於他的身世，絕口不談。然而我從各方面打聽了幾次，七拼八湊的，也略得一二。據說他也有妻有子，住在鄉間，是個小康之家。祇因夫妻之間，不甚相得，在一二十年前，便移到這間茅屋裏居住來的。他的兒子，時常給他送些喫食，但是勸他回家，他是

決定不肯。這樣說起來，這老人似乎是個執拗頑固一派的人；然而我仔細一想，他在最初的時候，或者是有些執拗，有些頑固；到後來，獨居久了，漸悟遁世之趣，漸得清閒之樂，所以他寧可拋下家族，去營他那孤獨的生活，這或者是他獨居的理由；但這是我個人猜度之詞，與事實是否相合，却是不敢斷定的。

這本是幾年前的事，因爲今天閱柴霍夫的布拉克蒙克，不由自己，竟想起老比丘來了。足見吾人的思想，不爲時間所限，牠的勢力，誠然是偉大呀！

我當年和老比丘，在一起釣魚，在一起談話，何等的興會！現在呢？老比丘已不能見面了。聽說他在去年，身染重病，他兒子把他接回家去，到家不久就死了。

老比丘之死，雖得諸傳聞，一定是可信的，決不是謠話。然而他縱然死了，我心目中的老比丘，却永遠不死。此時就有一個頭戴斗笠，立在煙雨之中的老比丘，現於我的目前；又可見吾人的思想，不但非時間所能限，雖生死亦

不能限了。

我既想起老比丘，於是釣魚的興趣，也鼓動起來了。立刻穿上衣服，拿着釣竿，就向棧房外邊走。棧房裏的人，見我要出去，便攔阻我。這個說：「先生的病，還沒十分復元，不要出門罷！」那個說：「總是靜養的好啊！」這個說：「今天天氣不好啊！」那個說：「像是要下雨的樣子，出去恐怕遇上雨罷！」我一向做事，總是獨往獨來，不受旁人的牽掣。我不願意做的，雖有千百人慫恿，也是枉然；我願意做的，雖有千百人攔阻，也是無用。我這種怪脾氣，你是曉得的，所以棧房的人，你一言我一語的攔阻我，固然是「一番好意，然而我絕對的不能聽；依舊是出棧房去了。」

我出了棧房，便循着我走熟的路，一直向西走去；差不多走出二三里地，便看不見人家和田地了。左右全是



斷崖，中間夾着一道曲折的小河，我便溯流而上，一直來到我舊日釣魚之處；這就是我和老比丘初次見面之處，也就是我們屢次暢談之處。我本是大病將愈的人，一氣走了許多坑坎不平的道路，當然是疲倦不堪了。因此坐在此時爲我獨有的釣台上，閉目養神；一時四周的草木，全是靜悄悄的噴出極濃的清氣，把我的全身罩住。

偶然睜眼一看，灰色的雲，布滿空中，微微的風，督促着小雨，從北山飛越過來；我立刻覺着衣服有些單薄了。此地是何等的幽寂呀！我以前屢到此地，因有老比丘伴着我，始終沒覺出像今日這樣的幽寂。

「老比丘啊！」我不由自己大呼了一聲；我的眼淚，也不由自己流下來了。（下略）

(完)

✿ 宜未雨而綢繆
✿ 毋臨渴而掘井

古人有言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即如經濟一端、何獨不然、平日以血汗所得之金錢、必須有多少積蓄、以備不時之需、或作晚年娛樂之用、如是則他日經濟不現、竭蹶之象、此多少積蓄、必須妥爲保管、然欲選擇可靠而有希望之儲蓄機關、請觀下列本會之特點、即可解決、

儲戶 已達五萬餘全會 頭二三四獎 每種各有二十五個
特獎 二萬五千餘元 保障儲款財產 九百餘萬元

欲知詳細請索閱章程

上海 法界愛多 萬國儲蓄會 啓
亞路七號



小詩

二十四首

胡寄塵

小波



(一) 文人與蠶

文人作文，如蠶吐絲一般的。
絲吐盡了，蠶便死了。

文思用盡了，人是怎樣的呢？

(二) 車聲

沈默的夜裏，
聽見遠遠的火車聲。

車中的人，有幾個是歸故鄉？

有幾個是到他鄉？

歸故鄉的，有人在這邊歡迎你們

了！

到他鄉的，有人在那邊記念你們

了！

我呢？我所期望的人，也來了麼？

或者暗暗地來了，也不給我一個

消息。

車聲停了！想是火車已進站了！

可憐這無窮無盡的長夜裏，

又是無邊無際的塞滿了沈默！

(三) 人生的一幕

簡單的語言，說不出心中欲說的話。

光陰一分一秒的過去，

一分一秒的催人離別。

這匆匆的片刻，

也就是人生的一幕。

(四) 鐘聲

隔院尼菴裏的晚鐘聲，

爲甚麼敲得這樣的悲切？

一聲聲的催着春光去了！

(五) 知心的人

你莫怨沒有知心的人，

這却能保守你心地的秘密。

(六) 倘然

倘然我有一付愛克斯光的眼鏡，

我便要戴起來，

看看世上的人們，

到底是誰醜誰美。

(七) 上帝之一

上帝倘然帶了著色的眼鏡，

他何曾知道這個世界上的真相；

那麼審判的時候，便不得不有錯

了。

(八) 上帝之二

上帝啊！

你在審判的時候，可許人們請個

律師辯護麼？

(九) 二千里外的礮彈

唉！我的心被二千里外的礮彈打

碎了！

(一〇) 禿筆

一枝禿筆，

難道這便是我的財產麼？

(一一) 贈瓶花

你是飄泊無根的花枝，

我將你向賣花人手裏買來。

我便欲送你歸去，

那裏是你的故鄉？

便供在我瓶裏罷，

到底是容易憔悴。

(一二) 雜感之一

當我的兒子患病的時候，

我在深夜裏撫着他，

不期然而然的，記起我的已死的

母親來了。

(一三) 雜感之二

世上的事，原如西洋鏡一般的。

聰明的人們啊！你固然不能太認

真，

然又何妨當假的看看。

(一四) 雜感之三

靜默中有無限的神秘，

我的心只要我自己領會，

決不求他人知道。

(一五) 雜感之四

鄰家樓上丁東的琴聲，

把我的心帶到三年前我聽琴的

那個地方去了。

(一六) 雜感之五

我的夢剛剛做完了。

在這萬籟無聲的夜裏，

算只有剝剝賣湯糰的柝聲，

來安慰我的岑寂。

(一七) 雜感之六

我案上供着的觀音菩薩，

天天對我坐着，

在沈默中不知助了我多少文思！

(一八) 雜感之七

倘使我做了司春的神，

我願意終年駐在人間。

(一九) 雜感之八

愁來了，

便拿酒來澆。

可憐的人啊！

你知麼有酒醒燈闌的時候？

(二〇) 雜感之九

要糊塗便糊塗到底，

要覺悟也便覺悟到底！

最痛苦的，

就是在這半路中間的人啊！

(二一) 雜感之十

無怪他筆下寫不盡，

因為他的血和淚，

都一點一點的化作墨汁，從筆管

上流下來。

(二二) 不能解決的問題

我有許多不能解決的問題，

只好請教夢神去解決罷！

(二三) 婚姻簿

誰將那月下老人的婚姻簿，

搶來燒了，這是解決婚姻問題的

第一良法。

(二四) 冬夜的一瞥

他在嚴冬的夜裏，

做詩做到入神的時候，

不相信墨筆已結了冰，

只說是鉛筆為甚麼不黑了。

孩童之意旨最真

用棕欖香皂洗面浴身必有極舒適之快
 感苟以此皂與孩童應用無有不樂用者
 但孩童之樂用此皂初不知是優是劣祇
 覺身體得有快感耳
 然則既能使人得快感孩童且愛用之其
 佳可知矣



注意

現在市上所售之棕欖香皂
 其香料已經加重並改感美
 盒益臻完善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
 十二號棕欖公司啟





家庭

盲人繪畫

書丹

預備 黑板 粉筆 黑板拭手

帕一條 獎品

在室之盡處。掛一黑板。令預會者集於其側。先使一人。兩眼蔽以手帕。給以粉筆。令其繪一猪或狗貓（不論什麼）於黑板上。旁觀者則詳細觀察。加以批評。然後依次迭繪。最佳者給以獎品。



杏核

英國亨利原著

林琴南遺著

余聞介夫言。(余者著書自稱)因謂介夫曰。邇來種田之夫。至于涉政事。且好爲投機之事業。誠思出其位矣。介夫曰。吾有一日遇見一農人。安得亦言。有農人思牟利於外。匪利不攢。似國非其人。百事莫舉者。吾尙憶與安得同至英低亞那省。其中多開金鑛之人。吾二人囊中僅六毛八分之餘資。投逆旅中。明日聞鷄鳴。且嗅及硝強水之氣味。尤聞樓下有墜物聲。彼此互嘗。吾呼安得醒曰。吾身已至村間。此村人方辦金鑛之苗。吾何妨出覓村人。得謀生之術。而村人者。吾之外府也。苟無錢用。卽至村間。村人見我。匪不貢其誠款。以錢見餉。蓋取村人之錢。術至易易。吾尙不欲用至高之騙術。試諸

其身。於是與安得憑欄四望。村乃高碩無倫。有白堊之樓。數十百家。田疇青綠彌望。卽問逆旅主人。山上高樓爲誰。主人曰。樓主爲番格司。爲此間最維新之人。於是吾二人往面番格司。吾謂安得曰。騙此村愚。若用二人之力。卽同羅司福。以二手抱刃。擊殺一熊者。無勇之事。吾不屑爲。安得曰。聽汝所爲。但問汝以何術。騙取番格司財物。吾曰。皮包中苟有一物。卽足炫彼眼光。安得曰。足矣。無論何物。均足脫彼慳囊。吾遂以兩輪馬車。訪番格司。至門。見一人衣白色絨衣。紅領巾。手中加金鋼鑽之戒指。介夫曰。吾欲面番格司。請爾爲通。此人曰。汝不已見番格司乎。吾卽其人。見之何事。吾不卽言。知所挾

之僞物。不足以愚其人。番格司曰。汝且來前。吾觀爾囊中。似有珍物。時時以手探之。胡不出而示我。或爲金鑲磚乎。須知吾重視此物。較諸金鑲爲重。吾卽出囊中僞鑲磚示之。番格司曰。此一磚價可八角。吾曰。無論鑲磚之爲金。卽爲鉛也。價亦不止於此。番格司曰。不賣聽汝。吾前此以二元一角之微。得磚可值五千元以外。故頗欲得是物。汝今且入吾室。室中人數非多。頗形寂寞。何妨一入。吾入時見室中有兩電話。及一打電之機。並兩寫字檯。番格司向電話中告劇場人言於禮拜五日。爲留五人觀劇之地。語後顧吾曰。吾每禮拜。必至紐約觀劇。在紐約中留十句鐘。趁快車而歸。歸時尙能飭家衆收牧。吾曰。以狀觀之。則村居之景象。似日形張王。語次電話復鳴。番格司就機言曰。汝爲波乾司乎。吾已告爾此一匹馬。爲價八百。過昂也。且爾能引馬來乎。汝且上馬。就機邊而行。馬蹄之聲。我能辨之。復曰。汝引馬近電

話機。以馬鼻近電機。已而曰。此馬吾不之受。卽賤價亦屏。此馬呼吸之氣。不相聯續。非良馬也。卽掛電機。謂余曰。吾之於農學。大有新機。君輩所知。皆囿於舊聞。不復足重。今日爲禮拜六。吾已盡得各處之消息。卽以案上器機。近吾之耳中。有女子之聲。論新聞報。番格司曰。此中所言者。卽紐約聖魯意。與舊金山本日之事。此新聞由電報。達至農民通信社。由社中人傳接於機中。宣示諸處。匪有不聞。且吾案上諸處報紙。較他處均先呈。下月所有之題目。亦已具載於此。言次又以電報。與其幹事之人。言究特種之牛。一牛價六百元。且九百英畝之地。咸令種麥。且另備二百貯牛乳之巨甯。運往他處。復至電報機上。言今日得電。言煤器公司股票。增至二點矣。吾曰。足下僕僕往來電話電機之間。何也。番格司曰。汝胡不行。更不行者。吾將嗾狗。吾不得已以車歸逆旅。入視安得。以所見者語安得。殊形其媿。自謝不敏。然安

得方閒行。引其鬚向齒間嚼之。曰。汝言固可信。然以吾觀。果以術進。無論番格司。匪有不入吾彀。吾生平研究天然之理。尤知天心造人之宗旨所在。上帝之生農人。卽爲爾我無業之人。濬其生路。果吾言謬者。則上帝何爲賜我腦筋。須知摩西乘帝命處人間時。苟無農家。何由自活。今當試我學識。與彼相見。彼農家子。終有倉荒之見。不足與言智術。吾曰。汝之失敗。一當如我。此人以電力助其聰明。不易欺也。安得曰。吾且試之。彼以人智。安能識我天倪。安得卽易衣。冠高冠。衣上加紅藍之點。染其鬚爲藍色。狀如百戲中人。吾見而笑。曰。汝果如戲中之丑脚矣。安得曰。然。吾趁爾之馬車行。不久卽歸。二



點鐘後。安得歸。以鈔票置几上。曰。此爲八百六十元也。吾入時。番格司方在室中。吾以杏子之核無數。納一小球於其中。令人摸索球之所在。用以爲賭。卽謂番格司曰。此物不用一錢。先生已眼見吾球所在。今試度之。果在何所。吾竊觀番格司之狀。額上出汗如洗。卽閉其密室之扉。來觀吾戲。番格司曰。吾敢與賭。以一倍價二十倍。球在此一核之中。於是賭約立。以銀元爲賭。遂負我八百六十元。番格司與我引手時。淚被其面。言曰。吾與爾賭時。忽思及舊時賭博事。爲數甚微。然當時尙爲農民。非農學家也。不圖今日能以八百元爲賭。則前細後豐。令人生感也。介夫述所聞至此。遂不復言。



樊德摩斯奇
案第七集

英倫絃屍記

原名 (Le Pendu De Londres)

法國蘇霏德露南同著

南海馮六譯

第二章 沒字箋

(11)

一日近午。倫敦中市修文街 (Jewin Street) 寓屋樓上層。歌女賴梅茜撫庇霞娜琴。振喉爲小鳥之歌。疊唱「小小鳥兒……小小鳥兒……」。餘韻莫繼。鏗爾舍琴而作曰。調何生硬。咽喉何澀。求悅衆耳。未便畏生澀強硬而不歌。將奈之何。帝國劇場關約昨適滿期而弗續。一時別無招請者。余將何赴。以歌悅人耶。忽自笑曰。閒中練習歌喉。差勝枯坐無侶。思既重複彈琴而爲「小小鳥兒」之歌。



賴法蘭西產。在倫敦歌舞場中。頗具豔名。數載前嫁一加拿大漢子。育兒嬰一齒歲半矣。夫婦性味不投。同衾各夢。夫不直婦所爲。婦以夫爲僞俗。各走極端。判袂分居。無形離異已久。所未曾經官。聲請離婚者。則夫婦欲得無此一塊肉。互不相下。加拿大漢子一怒遠走。久客不歸。梅茜轉以爲得計。但求有兒與共晨昏。他非所恤。是日適爲日曜之午。梅茜靜坐。習歌撫琴。兒達廉葡伏地。牙牙弄舌。撫玩物而學語。若以和梅茜琴歌。梅茜歌彈有間。偶昂首。見琴前壁上挂鐘。鐘針指十二點五十分。憬然自省曰。時已逾午。近一鐘矣。今日星期一。一鐘過後。商店多循例休息。上門。吾饌饑未備。將以何爲食。停琴而起。匆匆過鄰室。取冠對鏡。冠戴欲出。喃喃悄語曰。婦傭咸事休沐。商店關閉相望。飯食館非向晚六鐘不開市。倫敦星期。於人實大不便。思際。攬錢袋在手。啓袋檢點。微哂曰。此幾錢者是供我娘兒數日糧也。趨抱兒。擬與偕出。兒弄玩物至樂。不欲斯須離。抱之。遂放啼聲。哭不願出。梅茜無計。念爲時已迫。

更迂緩。恐不及趕在店家關閉之前。單身來去。實較攜兒爲便。四顧門窗。扁闔嚴密。兒踞坐室中。榻席之上。弄積木爲戲。神不他屬。安全無險。去去卽還。匆匆僅十數分鐘。當無他慮。計定。俯吻達廉。語之曰。阿母去去卽來。汝安坐勿鬧。勿亂走。兒弄積木至樂。不之顧。梅茜遂出。反闔門時。猶見兒爬伏地面堆木爲城堡。

(二)

賴梅茜離寓室去後。約半句鐘。街面有青年漢子肆肆向修文街伊人寓所行來。及門徬徨而不敢遽入。若不省伊人果否寄寓箇中然者。其人范駝也。范駝曾於法蘭西人俱樂部中。一再邂逅梅茜。此來。蓋蓄意有所諏問。但於伊人。知交疏淺。造訪斯爲初度。故不識香巢所在。已而得之路人。欣然遽進。行及庭院之前。適一老嫗。范駝與爲禮而叩曰。馬丹梅茜。寄寓在此間乎。嫗別有所懷。誦誦自語。不之對。范駝再請。嫗喟然曰。伊人誠居是。又曰。傷哉伊人。先生來。得毋爲伊。將有好消息至。范駝訝問曰。嫗何言。遮莫

伊人適有意外不測之變。媼不違對。反詰曰。小達廉。先生省伊兒小達廉今何在者。范駝愕然不知所謂。識梅茜未久。不知伊人有子。子名達廉。媼言含糊。尤其莫明端緒。媼見客駭異。識其情。而語之曰。毋怪先生不之知也。事變突如其來。來無影。去無蹤。又誰能審悉其詳耶。伊人懊喪。如顛如狂。老身苟與易地相處。又何獨不然。范駝聆言。愈益惶惶。中止媼絮絮之辭而問焉。媼語之故。謂前此約半句鐘。梅茜赴市購饌。留兒在室。去不及十分鐘便歸。歸不見小達廉。遍覓弗獲。似有人來擄之去。擄者胡來。又胡爲而擄兒。聞者咸爲駭詫不禁云。媼又曰。客自登樓。一明所以。苟有以助益伊人。老身同深感荷。言次潛然淚下。拭以裙角。范駝默付。斯來不巧。伊人猝遭詭變。那復更有閒情。答客問訊。不如其已。已而又念箇變詭譎。不類偶然。其中容有他項繫屬。姑爲一覘。諒不妨事。遂拾級登樓。則見梅茜哀哭如癡。厥狀至慘。同寓婦女。環繞多人。未便有所刺詢。問知達廉確已失蹤。范駝踽踽下樓。覓道歸去。途次。反

覆思其事不置。念梅茜之兒。無端被擄。茫無蹤兆。何因見擄。又如何擄去耶。俄爾喜形於色曰。如何擄去。非我所知。尤非我所願知。至於何因被擄。則其因句。其因於我。不難索解也。旋又笑曰。我得之矣。我於此別得一題解。可附會而旁通。斯行固未嘗負也。褚佛。褚佛。日者汝告我以探得白夫人所在。我即擬有所以驚悅汝。只緣未敢自信。留電未發。今得此。吾意決已汝其靜聽好音可也。思既愈甚。大踏步。匆匆歸去。

(二)

倫敦白教寺區(Quarrier de Whitechapel)爲下流娼集之藪。其地有街名貝母街(Belmont Stru)者。藏污納垢。匪所不具。街址荒野。每當星期六日下午。各商店相繼上門停貿易。其執役於附近各機關者。亦都循例休沐。咸以及早離去。此間爲得。平日星期。此間街巷冷落如無人之境。是夕爲星期之夜。漫天大霧。天空陰鬱。若將作大風雨。四街人蹤益鮮。鄧戡爵士阿士葛髮妻麗妮。不得

小 說 世 界 英倫秘局記

於夫婿卜居此間一陋屋中。陋屋有樓數級。傲居其中者。十人而九倡盜。否亦無業賤氓。苟箇中人。調知麗妮爲爵士命婦而議員之貴夫人者。必狂駭鼓噪。麗妮勢難安居。幸讓伊人身世者。舍同籍三五友好。光無一人。是以麗妮居此。旣安且適。安者無人洞其底蘊。適者則以得同流合污。與箇中人往還爲樂。暗中無形亦結有黨羽。麗妮旣黷姿容。且有鄧戡可要挾。金錢取求。唯意之可。黨人以尊之爲女王。爲賊后。而最與麗妮往還頻數者。爲同籍友好白駝與濮模二人。之二人者。在巴黎城鄉犯案累累。捉將官裏去者。不計次數。咸以罪微罰輕。時繫時釋。實則若曹所犯。遠出官人所知。無如案事之情節較爲重大者。證據均未充分成立。無以入之於罪。一旦釋放。便遠走高飛。別營他惡。如是者。歷有年已。年前白骨黃金一案。白濮二人先後入獄。拘囚多時。一旦忽來倫敦。踪跡得麗妮所在。結爲居鄰。重賡舊好。麗妮不知若輩所自來。賊中以追詰失敗之事。續爲侮辱。故不窮究其事。而爲友好如初。初。鄧

戡阿士葛之偶麗妮也。原擬攜之遠走。一以免巴黎友好之譏彈。一以脫伊人於卑惡妻黨所包围。猶未深知麗妮之習於下流也。迨父兄遭害。受召還國。承業襲爵後。始漸發覺。幸事先以麗妮之婚緣。伊人出身卑賤。而復瀝瀝下流。慮爲人笑之故。隱秘未以告人。麗妮因藉之以事要挾。有求弗遂。輒聲言將以宣佈於衆。得錢縱樂。日與白駝濮模之流爲伍。行益墮落。鄧戡雖與疏遠。猶時以良言規勸。麗妮置若罔聞。恃有銅山在。不愁揮霍無貲焉。何期一夕酒後歸寓。發見傑客疆死小榻之上。室中戶牖洞開。兒似中寒殞殤。醉中彷彿憶得是日之晨。傑客似小有病。漫不在意。不意兒竟死無人知也。惶愕有間。不禁悲從中來。非悲兒死。悲銅山崩耳。鄧戡於己。愛心久滅。恩情未斷。繫念在兒。兒死則恩義絕。銅山崩。來日大難。如之何不悲。誦誦自語曰。死者已矣。各其奈何。兒生憂患。得死爲樂。然不有兒憂患之生。吾何從弋取金錢縱我揮霍之慾。傷哉我。固已不暇爲死者悲已。

傑客之死。發見時。爲星期五夜。麗妮方以兒時引爲己悲。同時又見鄧戡電信。囑攜兒偕往。駭悚無計。愁思竟夜。卒遵約於星期六夕。依時隻身往見。初見猶欲隱祕兒殤之事。以爲後圖。嗣以鄧戡冒辱過甚。脫口語之。以爲中傷。肆其兇忿。繼而悔之。如韓幕隱語所詔。反汗。僞言兒實未死。且許鄧戡。允星期三晨。攜兒見之公園。詎得巨金還寓。星期日之晨。忽接有信函。爲文至詭。曰。

今晚十時。余親攜傑客就汝。

下署樊德摩斯。麗妮惶替。不省所謂。把箋反覆展讀。而箋上墨痕漸漸淡薄。不二句鐘。曼漣但餘白紙。成一沒字箋。樊德摩斯之名。麗妮耳聞已久。黨衆且有謂此身之得婚阿士葛。實樊隱中爲之操持。卽阿士葛之驥躋貴顯。似亦樊某故爲之云。今者傑客明明已死。遺骸猶在牀榻。匆匆未以告人。而沒字之箋。則言樊自攜傑客來。其意奚屬。倘非墨痕奇異。幾疑朋儕故以挪揄也。麗妮因此。雖值星期未敢離寓他去。株守終日。徬徨斗室。以待夜。迨壁上鐘鳴。

十響。心大跳躍。念函詞如可信。則魔王應來……思猶未已。陡聞戶外。似隱隱有叩扉聲。麗妮震懼。微詰曰。來者誰。何事叩扉。語時躡步近門。門外有微聲應曰。麗妮啓門。樊得摩斯來矣。麗妮如言拔關。門扉初啓。則見一人披渾身黑裏之袍。戴黑風帽。帽裙下覆肩項。臉幪黑絨面具。但露雙眸炯炯有光。邁步逕入。反手掩門。下鍵。顧而言曰。麗妮汝一何蠢。而語鄧戡。言傑客死。傑客而死。渠汝恩情絕已。彼不汝棄。念此一塊肉耳。微我在彼。汝尙何救。麗妮聆言。省渠聲吻與宵來聞自鄧戡室中韓幕裏者同也。樊德摩斯又曰。微我。汝敗不可救。傑客何曾死。死者彼一兒耳。彼傑客死。我今另予汝以一傑客。麗妮駭愕。不知所謂。瞪雙眸。癡望樊德摩斯。目擊其人。自廣闊長絨腋下。出一布裏如襪襪。展之。出一小兒。約一歲有半。大小髮膚彷彿類殤兒。兒雖襪襪。微笑不哭。目灼灼睇麗妮。麗妮呆如木鷄。疑在夢寐。樊德摩斯曉諭之曰。麗妮聽者。是兒本名達廉。自今而後。將從汝更名傑客。星期三之晨。汝可攜之往面。

鄧戡以踐昨約。是兒容貌。雖不盡肖傑客。而髮膚大小彷彿相同。鄧戡執袴性成。且僅二面殤兒。見之未真。真贗莫辨也。兒初學言。吐語未真。決不敗汝事。汝乘此暇日。與兒暱近。見鄧戡時。渠何由知兒非汝所生耶。汝今盡曉我語意否。麗妮領首曰。曉。但有所未明。請向樊德摩斯止伊未盡之言曰。不必求明。亦無可請問。此卽汝兒。識此已足。此外應更念我。徵我。汝真不知死所矣。彼焉在。麗妮楞楞曰。彼向彼指繫誰。樊德摩斯曰。蠢材。我問彼嬰。麗妮如醉如癡。走入臥室。取出殤兒。動於母子之情。心躍神搖。不覺淚下霑襟。樊德摩斯從行於伊後。受殤嬰。以包裹達康遠來。

之襁褓。裹死孩。挾之腋下。遮掩以袍。匆匆行去。人不及覺也。麗妮癡矚不已。樊德摩斯哂曰。汝蠢立胡待。麗妮展唇。言不及發。忽問隔室達康。發吻呼娘。樊德摩斯一臂挾殤嬰。展一臂推麗妮往應兒。且曰。汝木木然奚爲者。不問兒啼喚母之聲耶。汝今爲渠母。胡楞楞不之應。麗妮神智比定。未及有言。猝聞門扉砰然閉闔聲。樊得摩斯已挾傑客遺骸一溜煙離室去矣。

麗妮蹙額。方欲細究此舉。突如其來何所寓意。而前室嬰兒頻頻呼娘。不容伊靜立深思也。

法辦待優界世說小閱定

凡自十四年陽曆一月起至六月底止定閱小說世界全年一月份者附贈優待券一紙持券購買下列各種小說一律照定價對折計算全購連偵探專號共六十一種定價二十七元六角今減售十元

言情類

波乃商傳 一角五分
真偶然 三角
塚中人 二角五分
鬼土官 四角
亞媚女士別傳 八角
青衣記 六角五分
美人磁 四角
雪市孤踪 二角五分
墮淚碑 四角五分
孤士影 六角
斷雁哀絃記 六角

偵探類

偵探專號 定價大洋一元
全書四十萬字
定月對折

二備案 二角五分
羅利雌風 三角五分
名優過盜記 二角
蛇首黨 三角

玉樓慘語 四角五分
情窩 六角
愛兒小傳 四角
海天情孽 一角八分
鄒蘭小傳 八角
奇女格露枝小傳 二角
桃大王因果錄 六角
情驕 三角五分
地亞小傳 七角
情天補恨錄 四角五分

秘密軍港 三角
賊博士 二角
厲鬼犯蹤記 六角
滄波淹謫記 三角五分

歷史類

恨綺惹羅記 六角
西班牙宮闈鎖語 二角
不測之威 八角
天仇記 四角五分
亨利第六遺事 二角五分
重臣傾國記 六角
沙利沙女王小紀 四角
冒險類 六角

義俠家庭等雜類

驃騎父子 二角
蟹蓮郡主傳 九角
妬婦遺毒 三角
孤露佳人 五角
鐵血痕 五角

科學類

環遊月球 三角
洪荒鳥獸記 五角
毒菌學者 五角
神怪類 五角
鬼山狼俠傳 一元
變荒誌異 六角
金梭神女再生緣 五角五分

海外軒渠錄 三角五分
羅利因果錄 三角
哀吹錄 二角
神苑珠璣 二角五分

定單

商務印書館定書櫃台鑒茲寄上大洋
自第 卷起至第 卷止
優待定戶之優待券一紙此頌
台安
【地址】
省 縣
具 年 月 日
元 角 分定閱小說世界
份即請查收按期將該雜誌寄下並照章寄下

今年的小說世界

一 今年的封面

今年五十二期封面爲三色版所製的全球五十二種人種圖。每期封面皆有千餘字的說明，並附插圖多張，說明該族人種的風俗特性及種種有興味的事跡。五十二種人種之中，有的是奇形怪狀的變種，有的是明媚華美的美人。種種色色，皆素所鮮見。讀者看封面上的三色圖，讀該期的說明，參觀插圖，無異親遊其地，全年讀過，直如旅行世界一週。

二 長篇小說

今年的長篇小說已經預備的列下：

(1) 野人記

第四種「弱齒投荒錄」(一名大山之子)，書中情節較前三種倍覺離奇，事跡則與第三種「猿虎記」相啣接。

(2) 奧德摩斯奇案

第五種「古城得寶錄」書中情節換過過面，將非洲數千年未發現的密秘人種及未聽過的奇事，駭聞一一表出。

(3) 奧德摩斯奇案

「紅鑽石」與「白骨黃金」兩案屢受讀者歡迎的來函大都說：「讀奧案如食橄欖，初覺酸澀，不久即覺其清甜可口，讀後則覺其回味耐尋云。」譯者馮六先生嘗說，他譯這部書，非貪稿酬，非圖虛譽，實是覺得這部書有可介紹的價值，不但是別開生面的偵探小說，並是一部法國社會的寫生。

(4) 科學小說

(一)「流星過客」此書述宇宙間一最大流星上的人物事跡，種種驚人駭聞讀之令人嘆爲奇觀，然又語語根據科學。

(5) 科學小說

(二)「環遊宇宙記」用有統緒的故事，發明宇宙間各種行星循環的道理，及其循環的秩序，法則。我們讀的時候，只覺得是一種有趣味的，其實對於「相對論」的理解，和「天文學」在不知不覺中，早輸入了我們的腦筋中了。

三 短篇小說

(1) 林琴南先生仙逝了

我們還有他的短篇遺作十數種，都從九卷起發表。

(2) 祕密博士

科學短篇小說是我們今年的一件特別大供獻。祕密博士是一種連續的短篇小說，每篇各自首尾，歐美各國傳誦殆遍，研究科學的根據這些小說，很有些奇異的發明，由此可見這種小說的價值了。現在我們搜集了來，按期登一篇。

(3) 短篇偵探

本社現已搜集了各種偵探小說，都是極新穎的作品，其中有一種更名貴的，是歐戰的實地偵探案。這部出版未久，即已譯成了數國文字，案中事皆真，無一字虛語，也在小說世界中按期刊登。

(4) 另一種寓言

是俄國文豪中寓言大家克雷洛夫的傑作，經唐小園先生翻譯，並加註解，按期刊登。

(5) 去年懸賞的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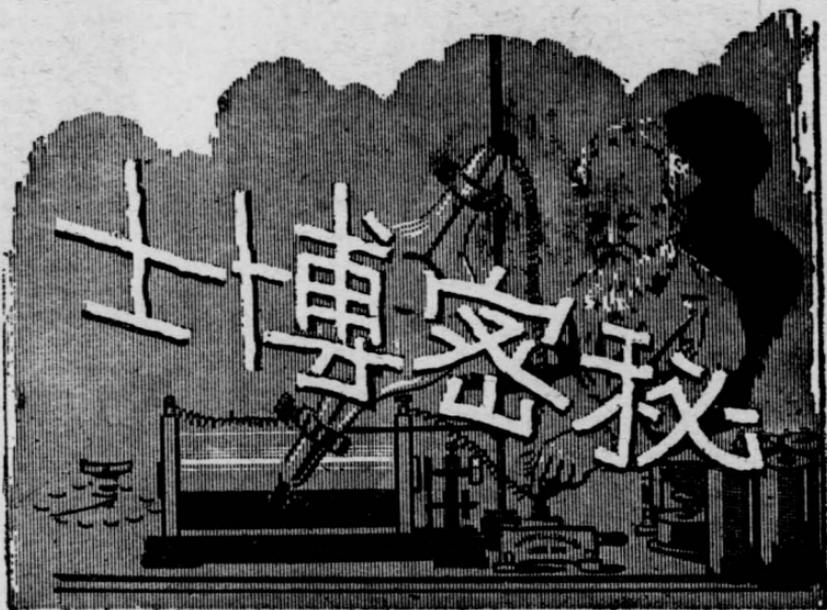
也在今年各期中陸續發表。這都是我國文藝界的精華，請諸君賞鑑。

(6) 其餘各名家的短篇小說

擇最佳者每期刊登數種。

四 插圖與小品

今年的三色插圖現已選定，都是中外名筆。小品文字，尤其豐富，按期分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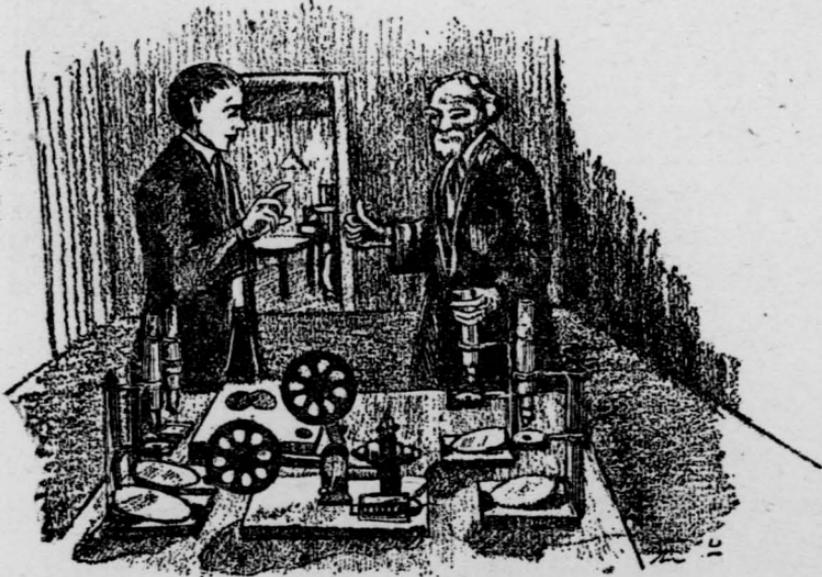
By Clement Fezandie.

譯 芝 敏

第二篇 無上顯微術

紐約晨嘯報記者陸開說道。哈耿肅博士。你身體可好。我又到你這裏來了。哈博士道。你來我歡迎得很。祇是今天我將怎樣滿足你的來意呢。陸開道。好說好說。我上一次來。你會告訴我許多奇聞異事。我們隨即在敵報上披露。很得着讀者的稱許。現在我們主筆又打發我來。博士可又有甚麼新發明。給我們發表罷。哈博士道。陸君。你來得正巧。因為我剛正成功了一樣物件。不是我慣會誇口。這物件可算是現代中最大的發明之一。有了這物件。便可開闢出一個新的世界來。造化的祕密。有許多也可以揭穿了。其實這物件很是簡單。我發明出來。並未費多少事。因此我怕雖有這一種發明。却未必能獲到人們的

稱譽。陸開道。請問發明的
是甚麼物件呢。哈博士道。
我把他喚做無上顯微術。
陸開不禁失望道。就是這
樣了麼。祇把顯微鏡改良
了一些麼。哈博士笑道。是
的。我這發明。不過祇把顯
微鏡改良了一些。但是有
了這發明。各種派別的科
學。便將發生革命。美術和
製造上。也將感受着一種
衝動。所有從前種種的成
就。一齊要墮入黑暗的境
界中去。且慢。待我先把這
物件給你瞧瞧。哈博士說
完。便領着陸開走到隔壁



道開房裏。毫無器具。祇有四架顯微鏡。

二
一間房裏。這間房裏。毫無
器具。祇有四架顯微鏡。一
架攝影機。和一些影戲機
器。哈博士再道。你瞧這些
東西。都是我在發明前應
用的。起初我的意志。是要
使一面顯微鏡。能把細小
的東西。隨心所欲。放到多
麼大。現在居然如願以償。
發明出這樣物件。比較現
在所有最好的顯微鏡。要
高明得多。陸開道。當真麼。
哈博士道。自然當真。其實
據我看來。這也不算甚
麼難事。譬如有一面顯微
鏡。能把一件東西。放大到

一百倍。我再用一面強度相同的顯微鏡。去放大那已經放大的影像。那末這第二次放大的影像。較之原物。便大了一萬倍。這樣繼續的放大下去。自然可以隨心所欲。要多大。便多大了。陸開道。這個你已經成功了麼。哈博士道。在某種限度之中。可算是已經成功的了。待我把運用這房裏種種機器的方法。講給你聽。便可以明白了。我是先將一種微小的東西。攝成一張顯微照相。再把這張照相。製成影戲片。這時候。較之原物。已大了一百倍。然後再用影戲燈。把這已放大的影像。映到布幕上去。便又大了一百倍。可是我這布幕。並不是懸掛着。像那影戲院中用的。却是鋪在地板上。和地毯一樣。其實也不能算是布幕。却是把火綿和樟腦等混合的一種雜物。附着在地板面上的。再說這映出的影像。較之原物。自然已大了一萬倍。我若再要放大時。儘可再用一面顯微鏡。照着這映出的影像。再攝取一張顯微照相。再製成影戲片。映到地板上。另

一新所在。於是便又大了一萬倍。那末較之原物。是已大了一萬萬倍。換句話說。便是我能把一樁東西。放大到一萬萬倍。可是攏共祇用過兩面顯微鏡。映射過出來兩次。倘再用兩面顯微鏡。再映射出來兩次。我所得到的影像。你想那是多麼大啊。陸開突然高聲道。噫。這樣說來。你自己很滿意的了。把一件東西放得那麼大。却祇用過四面顯微鏡。和四架影戲機器。你應該很滿意了。你把他喚做無上顯微術。我也覺得是很確切的。哈博士道。是啊。但當中也有困難的地方。第一個困難。便是光。我原能够放出一種強烈的光。射在我要放大的東西上。這光並沒有化煉的熱線。不會發生熱度。所以這東西不會受何種損害。我並能够放出一種強烈的光。射在布幕上。攝取隨後要用的照相。陸開道。既然如此。又那來的困難呢。哈博士道。你有所不知。最大的困難。便是在作這偉異的放大時。倘有污點。便也隨着放大了起來。譬如這些應用的機器上。黏積着一點灰塵。自然瞧看不出。可是那放大的影像。便將因牠而模糊不清。因為他也隨着放大了。然而透光

鏡的玻璃中。和製造影戲片的原料中。往往會含有曬不出的污點。倘竟隨着放大了。那放大的影像。自然不能清楚。我要研究那原物。便也無從下手。或說當製造透光鏡和影戲片時。何妨極端的注意。不容他含有污點在內。這話固然不錯。可是雖極端注意。仍始終難免。我對於這一種困難。已曾想盡補救的方法。但竟沒有完全的成功。陸開道。那末這放大的放法。是失敗了。哈博士道。却也未嘗完全失敗。我因為運用這些機器。會得着很有價值的發明。不過最後祇達到某兒。便不能再有進步了。我好像是一輛沈重的運貨汽車。陷在泥濘當中。不能前進。正在失望的當點。腦中忽動一念。於是所有的困難。好似受了魔術一般。一齊都解決了。陸君。你可曉得助聽器是甚麼。陸開道。曉得。我曾在無線電報的機械中瞧見過的。哈博士道。那末你便容易明白了。這助聽器放大聲音。已經證明是很有效驗。因幾個助聽器的連列。便能把一個微小的聲音。放得很大。距離很遠的地方。也能聽見。因此我便想

到光也有波動。和聲音一樣。助聽器既能放大聲波。當然也可以放大光波。我既得着這一種理解。便立刻動手實驗。費了不到三個月的工夫。居然造成了一種助光器。能够放大一個細小的物件。和顯微鏡一般。我再利用這種放光器的連列。便成功了。我這無上顯微術。我已經用這無上顯微術。顯露出許多造化的祕密。我並相信不消多時之後。再能顯露許多出來。現在我正在工作的。便是要尋出本體的祕密。我希望不久當可成功。陸開懇切問道。你能允許我瞧瞧你這無上顯微術麼。哈博士道。這有何不能呢。你可隨我到組織學的工作房裏去。方纔我對你講的話。你便可了解那真理了。

這組織學工作房。是哈博士研究動植物組織的所在。房的中央。放着一張大桌。桌上有十二個大助光器。有一個轉動機連絡着。工作者可以隨意轉動一個助光器。或是幾個。哈博士當下說道。你瞧。我每當要放大一樣標本時。必先用力量細小的放大器。把他檢查一番。纔好放在最

適宜的地位。再用力量強大的來放大。起初轉動一個助光器過來。接着再一個個的轉動過來。直等到那放大的

影像。已確合了我的

意思。陸開道。哦。是的。

哈博士又道。你瞧這

顯微鏡下面的一塊

玻璃上。正是我研究

的一種標本。這光可

以隨我的意思。要強

就強。要弱就弱。並且

是冷光。一些沒有熱

度。和化煉的熱線。所

以決不會傷害標本。

陸開問道。在這接物

鏡旁邊的。是甚麼東西啊。哈博士道。這東西我定了一個

名稱。叫做顯微針。大凡一個標本。在放大之先。必須經過

正確的整理。譬如割去一些。或稍為移動一些。若沒有特
別的器械。簡直無從下手。這顯微針是用最精密的工程。

用槓杆組合成功的。

有了這顯微針。倘要

從標本上。割去一寸

大小的一百萬分之

一。也可很容易的割

去了。陸開因祇聽見

這些器械。有些不耐

煩起來。問道。博士。你

預備首先把甚麼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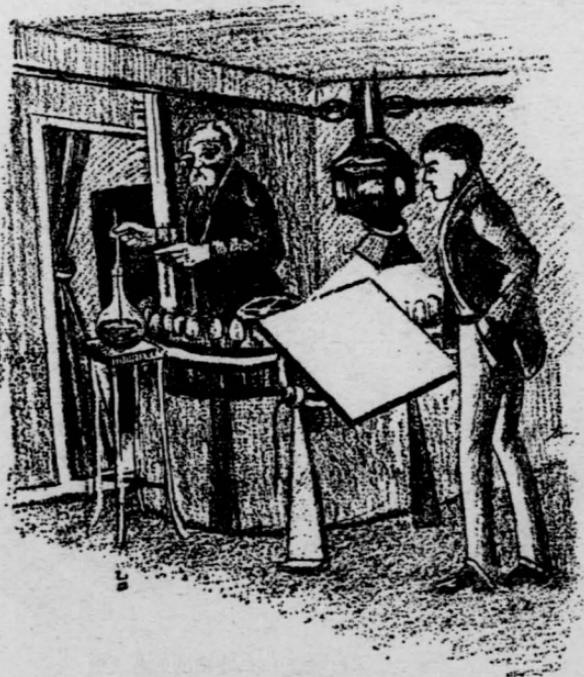
本給我瞧呢。哈博士

答道。我首先要給你

瞧的。是一滴雨水。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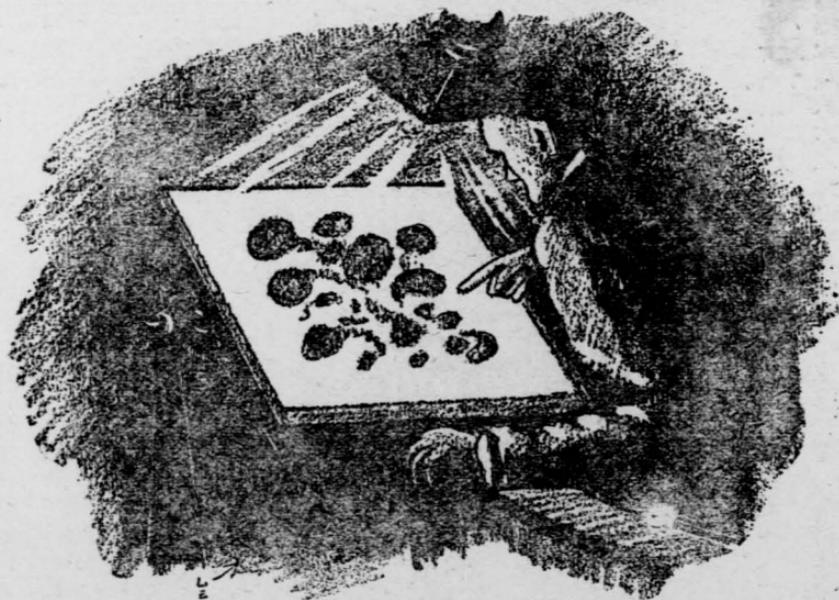
着。便把一根針伸入一隻水瓶。蘸了一滴水。滴在接物鏡

上。又把第一個助光器旋轉到上面。說道。你可坐在這張



我首先要給你瞧的。是一滴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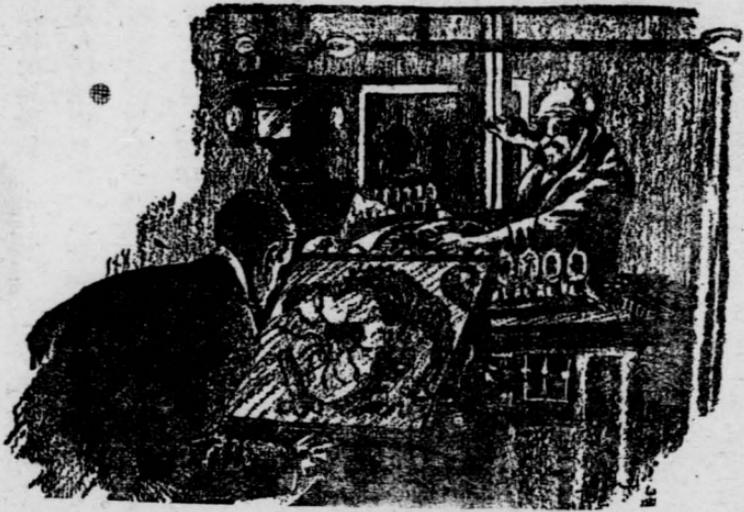
椅上。望着桌上這光亮的金屬反射鏡。陸開依着他的話。定睛瞧看。只見有一團大小不同。形狀各別的微生蟲。正蠕蠕而動。哈博士又道。這一種狀況。和你用尋常顯微鏡瞧看的。一般無二。待我再把第二個助光器旋轉過來。說着。他已把轉動機向右轉動了一些。這一滴水點。頓時放大到十萬倍。放大的影像。不是一團蠕蠕而動的微生蟲。却祇有一個形狀醜惡的生物。是陸開從未見過的。哈博士道。他不是一



形狀各別的微生蟲。正蠕蠕而動。

六
個奇醜的怪物麼。接着又道。這助光器的大用處。便是當製造影片時。不必先拍取幾百張底片。但我若要拍取幾張底片。預備暇時研究。也可不論在甚麼時候。那影像要多麼大小。祇須把應用的助光器旋轉過來。那影像便反射到這桌上。我便可拍取了。而且拍出來的影片。很是清晰。毫無模糊之弊。陸開道。博士。你可能把第三個助光器。再旋轉過來麼。哈博士一壁應道。一定可以。一壁又很精細的佈置了一

番。把一個生物的髮尖。放大了給他瞧。連血液的流行。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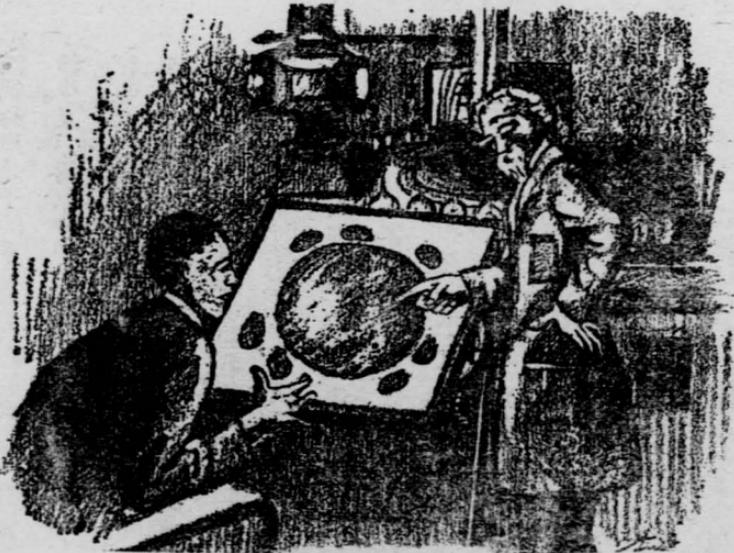


。物生的惡醜狀形個一有祇却

開也瞧得清清楚楚。後來哈博士又道。現在我旋轉過來

小說世界 哈密博士

的是最後一個助光器。你瞧見甚麼呀。陸開狐疑答道。我



。球地是像好的見瞧我

瞧見的好像是地球。並有好幾個月亮圍繞着他。這究竟

是甚麼。哈博士道。這便是分子——水的分子。我若再撥動最後的轉動機。用我已得到的最高的放大力。你更可見見人們從未見過的东西。便是造成這水的分子的輕氣和養氣的原分子。陸開瞧着這最後的影像。一會。纔高聲道。大得很。儘般半天瞧呢。哈博士道。是呀。有了這麼大的影像。你若研究時。自然是很便當了。現在我很希望完成我的機械。並再添上幾個助光器。好試驗我對於原分子的理論。陸開道。你所持的理論。難道和現行的對於電氣分解法的理論。有些不同麼。哈博士道。我所持的理論。沒有那種複雜。我祇研究原分子。我因為用這顯微放大法研究的結果。以為祇有一個原始的元素。比較輕氣。再要輕許多。其餘所有的元素。都是由這原始元素的兩個或幾個原分子組合而成的。陸開問道。這原始的元素。是甚麼呢。哈博士道。我不曉得。因為他是最初或原始的元素。我便喚做字羅頓。(pron)每一個元素。都是字羅頓的幾個或許多原分子的混合體。而現於元素的原分

子的重量。便可曉得他含有多少字羅頓的原分子。就如輕氣的原分子的重量低。所含的字羅頓的原分子。便也稀少。又○的原分子的重量高。○的每一個原分子當中。便也含有許多字羅頓的原分子。陸開又問道。你對於一個元素的原子價。將怎樣解釋呢。哈博士道。我的理論。以為字羅頓的每個原分子。和我們向來曉得的磁石一樣。是有陰陽極的。因有陰陽極。便能連續在字羅頓的別個原分子上。或幾個原分子。因此連續在一起。說得明瞭些。便是這個原分子的陽極。連續在別個原分子的陰極上。等到連續鞏固。字羅頓的原分子。便彼此連續成一條。這一條若非自行分開。化學是不能使他變動的。因此這陰陽極可以自由和別種混合物中的字羅頓的原分子接觸。這一條上。倘祇有某點破裂。這原分子尚不受影響。若竟破裂了四點。原分子便很受損害。我這種理論。多少總可試驗明白。我想這日期必已不遠。我並希望有瞧見那終極的電氣分解法的一天。陸開道。這樣說來。你委實已

獲到勝利了。祇是因此可有甚麼事實上的善果呢。哈博士道。事實上的實益麼。這個自然。我們若能完全了解這原分子的工作。所有的工業。便將發生絕大的革命。現在我不必預先說明他全部份的功效。祇就對於人類而言。定能受着難以估量的利益。所有現在科學家狐疑莫決的問題。——就如直接從煤炭中。能够得着電力的問題。——固然可以解決。我們並可直接從原分子的「力」中。得着一種能力。因為原分子和分子當中。都藏着巨大的「力」。我們若能有了鑰匙。便可打開這驚人的寶藏。我們若能善於運用原分子的隱匿的效力。汽車輪船和飛艇的速率。必能比較現在加快若干倍。便是「永動」(perpetual motion) 為科學界未發現之祕。因世界萬物無處不有阻力。既有阻力。但無永動不歇的可能。問題也可以解決了。陸開道。「永動」麼。你未必是指着這東西說的罷。哈博士道。我正是指這東西而言。在我們哲學家當中。有一位——我想正是馬克司威爾。——曾發表

過無窮動的紅鬼理論。陸開道。紅鬼理論麼。我到從未聽見過。哈博士道。據我們所持的各種理論。一個實體中所有的原分子。常向各方面繼續運動。爆裂。至於談到紅鬼理論。是假定有一個小紅鬼和一道門。這紅鬼能隨意開關這門。讓所有的原分子。向一方面轉動過去。但向別方面轉動的道路。却閉塞起來。所以我們應該有一種「力」之源。無論如何。不受那紅鬼推門力量的影響。因此我們必須尋出一條無窮效力之源。哈博士頓了一頓。又道。方纔我已說過。功效問題。轉為丟開。但我們對於用以顯示原分子祕密的有機和無機化學。都該大踏步。逼歷他們的各部份。然後製造各種化學品。所需的費用。和所遇的困難。都可大大的減少。同時並可發現幾千種新的化合物。而良好的蓄電池問題。也可立刻解決。因為我們定可得到一種輕而有力的電池。市上的汽油引擎。便都將成為廢物了。又道。再有各種疾病。原是由那微細動物和細菌造成的。有許多細菌和桿狀微菌。我們已經曉得。但再

有許多疾病的微菌。雖用最好的顯微鏡。也瞧看不出。就如毒瘤的微菌。便是其中之一。可是若用我這機械來瞧。這種造成毒瘤的微菌。却能立刻瞧出。陸開道。據近代的理論。毒瘤並未因微菌造成的啊。哈博士大笑道。這不過爲着毒瘤生長很慢。因爲一種病的接種的原故。必須多少年後。方會發作罷了。若用我這無上顯微術來瞧。毒瘤的真正微菌。可以立刻現形出來。陸開道。哈博士。你這助光器的圖樣。可能給我一份。印在敵報上麼。哈博士搖頭答道。這個恕難報命。這是我的祕密之一。現在尙未到發表的時候。而且使原分子顯示出來。實是一種驚人的勢

力。我不能冒冒失失。把這種勢力。隨便交到人們手裏。他們濫用。但若我已有了有一種方法。可以救濟他們濫用時。或許發表出來。也說不定啊。

著者按。此後不久。人們當能發明放大之法。將一微小之物。放至今日夢想不到之大。蓋以光與聲。均係有波動的。今日之助聽器。既能隨意放大音波。當亦可放大光波。然則一組之助聽器。自可作爲顯微鏡之用。今日不能見之物。屆時當顯然可見。而原分子之祕密。亦可得以解決矣。

(第一篇完)



宋拓淳化閣帖

本游相

是帖宋游相所藏用甲乙題識分
作十卷每卷後逐段考訂他本異
同之點極爲詳晰有諸名家題跋
翁覃溪學士謂此榻爲海內閣帖
第一善本信不誣也近歸新會梁
氏本館用珂羅版影印神采奕奕
不差毫黍想鑒藏家臨池家當以
備置爲快

發售特價

精訂十大冊

定價二十八元

特價十八元

郵費國內四角

十四
年三月底截止

商務印書館出版



吉 利 保 安 剃 刀

爲 世 界 上 最 銳 利 之 剃 刀
最 安 全

惟 用 真 正 吉 利 保 安 剃 刀
然 後 有 十 分 安 全 之 修 葺

惟 用 真 正 吉 利 保 安 刀 片
乃 能 得 確 實 舒 適 之 修 葺

吉 利 保 安 剃 刀 片 在 美 國 製 造 每 片 均 用 蠟 紙
固 封 久 藏 不 銹 真 正 之 吉 利 保 安 剃 刀 及 刀 片
其 上 均 有 菱 形 鑽 石 爲 記 欲 辨 真 偽 只 須 認 此

各 處 大 百 貨 店 均 有 出 售

上 海 廣 東 路 二 號 同 益 洋 行 經 理
香 港 雪 廠 街 五 號 同 益 洋 行 經 理

舊衣

張碧梧

一家舊衣店裏。牆壁上掛着幾件半新舊的皮衣。內中有一件是狐皮男袍。棗紅寧綢的袍面。上面黏着一個綠色有光紙的紙條。上寫「計實洋七十五元半」這件男袍掛在這裏。已經有了好幾天。但是未有一人來論價。

這一天。有個中年男子。衣服很為破爛。面色也十分枯槁。分明是個乞丐。但他的五官。却生長得端正。不像是出身微賤的人。他從街的那頭。挨着門戶討錢。一直討到這家舊衣店裏。他先站在櫃台前。說了幾句哀憐話。伸手討錢。但櫃台裏的夥計。不肯給他。並喝他快走。他怎肯掉頭便走。一面仍苦苦的哀求。一面瞪着一雙毫無光采的眼睛。向四下裏亂瞧。不提防一眼看見了這壁上掛着的狐皮男袍。就着實受了一震。呆站着望了一會。臉色漸漸變成灰敗。連嘴唇也失了血色。真和死人一般。眼眶中並水汪

汪的。似將流下淚來。身體也抖個不住。夥計們見他這個模樣。以為他定是急病發作。正待問他時。他早已將兩隻膀臂向前伸直。朝着這件狐皮男袍直撲過去。並發出尖銳刺耳的怪聲。高叫了一聲天呀。不料用力過猛。兩手未曾抵實牆壁。身體往前傾斜。支撐不住。就跌倒在地上。他也不爬起。就伏在地上。放聲大哭起來。夥計們非常奇怪。連忙走向前來。問他爲了甚麼。起初他忍不住哭。回答不出一會。纔用力忍住。哽咽着說道。我萬不料今天會看見這件袍子。頓叫我想起從前種種的事。恍惚看見我父母正氣忿忿的望着我。我的良心上。也有如被他們很很的打了一下。我這一顆心。已被他們打得粉碎了。說着。掙扎起來。坐在地上。當下有好事的人。問他詳細的情形。他先用破衣的袖管。揩乾了眼淚。纔深深的嘆了一口氣。說道。

我姓甚名誰。實不願說出。因為家人待我不薄。我自甘暴棄。鬧到這個地步。犯不着說出真姓名來。為我家門之羞。你們倘要喊我時。就喚做「墮落的人」好了。至於我父親的名字。更是不能說出來。給人家曉得。使他擔個教子不嚴的罪名。請你們也不必追問罷。我家本是世代書香。我父親生時。又是位候補官。也曾當過幾次差使。署過一任實缺。積蓄下的財產。雖不能稱做大富。却也是小康之家。儘較一家的溫暖了。祇是他到了四十歲。還無有兒子。心裏不免十分憂悶。到了四十二歲那年。我母親居然獲產一男。就是我這「墮落的人」了。當時他們這一歡喜。自是非同小可。染了好幾千只紅蛋。分送給親友。並大開湯餅之會。親友們曉得了。自都趕來向他們道喜。稱贊這小子頭角嶄嶄。聲音宏亮。將來定能出人頭地。大振家聲呢。這些情形。是我長成人後。我父母告訴我的。唉。想我父母若不生我。不過是香火斷絕。祭祀無人。清白的家聲。却能永遠的保持着。惟其生下了我。就將好好一個人家。鬧得一

敗塗地。家聲也被我玷辱盡了。假使我父母能預先曉得有這樣的收場。那時我墮地後。他們必立刻將我扼死。然而他們怎能預知。於是就非常愛惜我。將我看做和寶貝一般。我要怎樣。便依我怎樣。祇求我不哭不鬧。不論甚麼。都肯曲從我的。本來他們老年得子。自不免過分溺愛些。這原不能怪他們不是。但是因此就養成我一種驕縱的脾氣。祇知逞着脾氣胡鬧。並不管合理不合理。不過當我年幼時。渾渾噩噩。智識未開。這個情還可原。及至長大成人。解識情理之後。就當體念父母的溺愛之心。遇事自加約束。做成功一個好人。纔覺不辜負了父母。誰知我反利用父母的溺愛之心。做我為非作歹的護符。一天到晚不讀書。不做事。却交接上幾個騙子式的朋友。打伙兒頑耍。不是嫖。便是賭。嫖是我出錢。賭又是我輸。原來他們曉得我是個公子哥兒。表面上。專拿甜言蜜語。騙取我的歡心。暗地裏。却想出方法來作弄我。但我怎能明白。還把他們當做好人呢。交友真不可不慎呀。後來這風聲

傳到我父母的耳裏。他們心知不妥。料到照這樣下去。將來必無好結果。就想管教我。但我本如未上籠頭的野馬。任意放蕩慣了的。怎能受他們的羈勒。並仗着他們素來愛我。決不會十分難爲了我。我就撒刁撒頑。和他們鬧了幾次。他們見我急了。大概是怕我急出事來。就果然不再管我。祇拿好話勸了我一番。我左耳聽進來。右耳早又飛出去。仍舊和朋友們胡混。且自從鬧了這幾次後。我已測透了父母的心。就越發無有忌憚了。想我父母不忍重重的責罰我。原是愛我。那末眼見我這樣。心裏那有不發急的道理。就不知聽信誰的獻計。趕緊替我娶親。想借那夫妻間的熱烈愛情。收束我的野心。用意原也很是。祇是我這野心。本來狂放到了極點。還有那班朋友隨時煽惑。我妻子怎能約束得住。結果徒然作踐了人家一個好女子罷了。我妻子性情原很溫和。容貌也還端正。不過生長在舊派人家。舉動不免欠些活潑。那時我却惡嫌伊極了。罵伊呆板得和死人一般。非但不和伊愛好。還不大理會伊。

時常怒罵伊。我心裏且還迷信自由結婚。以爲這妻子是父母替我娶的。不是我自己愛上的。實在無和伊愛好的必要。其實應當先注重人的問題。祇須伊能愛我。能持家也就罷了。何苦在結婚的儀式上吹毛求疵呢。但是我竟因爲這儀式不稱心。就不再問伊的爲人怎樣。這真是冤苦了伊了。無怪伊嫁給我。未上三年。就得了氣隔病死去了。如今回想起來。真覺萬分對伊不住。祇恨伊已死了。否則我定當跪在伊的面前。懺悔一番呢。當時我既待伊這樣。伊怎敢還來管我。我還是逞我的脾氣。照舊我的行爲。在外面鬼混。我父母見這一着無有功效。就再施行第二着。每月限定給我幾個錢。多一個也不給。以爲我無有了錢。拿甚麼去嫖賭。祇好束手歸家了。誰知我的本領真大。就向那班朋友們高利借貸。言明等父親死後。本利歸還。這就是俗說的罄響錢了。他們本曉得我很有家產。萬不會落空。二來又貪圖厚利。三來他們本靠着我頑耍。我若無錢頑耍時。他們也就祇好回家去。過窮苦的日子。因此

他們情願竭盡全力。四面八方。替我借錢。我祇要有錢使用。那裏還顧到這錢真有如鴆毒呢。我在外面胡鬧到這。我父母自也曉得。罵我料到無益。打我又覺不忍。可憐我父親見了我的面。都是連連嘆氣。我母親見着我時。索性嗚嗚的哭個不住。但我看在我眼裏。如同不關我的事。一些無有感觸。如今想來。那時我真有如是個無心肝的人呢。到了我三十歲的那年。我父親忽然得了一場重病。醫藥無效。命在垂危。我母親會兩次三番向我說。叫我守在家裏。免得來不及送終。留個終身大恨。但我怎能按得下這顆心。在我父親房裏轉了幾轉。早又撥轉身來。一溜煙的出去了。後來我父親死時。我果然不在家。正在妓院裏吃酒碰和呢。用人尋找了半天。纔尋到了我。說老爺已經去世了。我隨便答應了一聲。還想等客散了。再回家去。是那班朋友們。竭力慫恿我立刻回去。他們可是存着好心。勸我盡一些爲子之道麼。原來他們聽說我父親已死。聲已響了。可以向我索債了。當下他們就一面簇擁我回

家。一面並去通知同類的債主。及至我到了家中。各債主也都陸續趕到。我來不及拜父親的屍。且未曾正眼望他一眼。却先向我母親索取保險箱上的鎖匙。可憐伊已哭昏了。就迷迷糊糊的交給我。倘若伊在清醒時。曉得我忙着討這鎖匙。必有歹心。料想伊必不會這樣爽快給我的。我既拿到這鎖匙。就開了保險箱。見箱中現物。爲數不多。就把股票和契據抵押給債主們。借款的利息。聽他們結算。股票和契據的價值。也憑他們估計。將這些父親用心血和精神換來的財產。看做和偷來之物一般。一些也不知愛惜。等到債主出了門。我再回頭看看保險箱裏。差不多祇剩了一隻空箱子了。自從我父親死後。我便是一家之主。財產權都落在我手裏。就越發浪用得起勁。我母親本是個慈善的婦人。無論對待甚麼人。從未曾疾聲厲色。這時見我的家產已浪費大半。還是執迷不悟。心裏雖恨極痛極。却也奈何我不得。不過自家傷感罷了。伊會向人說道。早知今日。當初真不必盼望生這兒子。更不必分送

紅蛋。開湯餅會了。不過一個人怎能有先知之明。試看那綁赴刑場鎗斃的強盜。當他呱呱墮地時。他父母何嘗不是歡天喜地。以爲這是個克家令子呢。可見得凡做父母的對於兒子。都是抱着很大的希望。偏偏做兒子的不能體念父母這一點苦心。就走上了歧途邪路。墮落到底。真是可嘆呢。話又要說轉來了。一個人做聖賢。做強盜。原不是命中註定的。却是由於所受的教育。和所處的環境而定。就說我的兒子罷。假使我們不那般溺愛他。何致於養成他這種倔強的脾氣。再天天監督他讀書。事事禁止他胡爲。他又何致於有這許多嗜好。這樣說來。他固然是罪大惡極。我們做父母的。似乎也不能辭其咎呢。伊這樣憂愁鬱悶。不上多時。也就病倒。病不多時。就死去了。伊死的時候。我恰巧在家。伊已到了那呼吸急促。下氣接不上氣的當兒。還含着一胞眼淚。聲音抖抖的向我說道。兒呀。我們這個人家。已有如風前的小草。眼看着支持不住。你若再不改過自新。倒場的日子。必然就在目前了。我左

右快死了。你年歲還輕。應當在前途上着想一番了。伊還想再說下去。怎奈一口痰湧上來。就此斷氣了。想伊這臨死之言。說得何等沉痛。但我還是充耳不聞。照舊行事。且喜家人都已死完。無人再向我囉囉。我樂得耳根清淨。祇是這幾年來。家產已被我押的押。賣的賣。弄個精光。值錢的衣服首飾等。也典售個乾淨。平日向我借錢。陪我頑耍的朋友們。到了這時。一個也不見我的面。有時在路上碰見。且連忙避開去。我這纔明白他們不是好人。然而後悔已無及了。那時我家中還剩下一件狐皮袍子。是我高祖手裏買下來的。一代代遺傳下來。直傳到我。我母親臨死時。曾將這話告訴我。並說這袍子雖非傳家之寶。但已傳了四代。總算是一件紀念的東西。你將來無論怎樣。決須保留着他。伊這番話。我本未嘗放在心上。祇因這袍子不值多錢。就一直放在箱子裏。後來值錢的東西。已都告盡。祇好也將這袍子當去了。如今距我當這袍子的時候。已有兩年多。我在這兩年多當中。就弄得傾家蕩產。一無所

有。親戚不收留我。朋友不理會我。我已無處容身。就走上
了乞丐這一條路。我到了這身寒無衣。腹飢無食的地步。
纔恍悟當初的荒謬。想起來。真個自恨萬狀呢。不料今天
又看見了這件狐皮袍子。頓令我回想到當初。格外悲痛
非常。覺得這世界上已無有我立足的地方。我也無有面

目再見人了。他滔滔不斷。說了這一番話。且說且哭。淚隨
聲下。說完之後。就霍的跳將起來。向衆人點點頭。忽又哈
哈大笑的走去了。

明天附近的河浜中。發現了一個男屍。據說正是昨天在
這舊衣店裏那個。且說且哭自稱「墮落的人」呢。

▲讀五千卷書室叢話

癩媛

拳亂中之八股文。拳亂之役。聯軍入京。勢張甚。有某國軍官某。夙知中國士子
所習八股制藝。聲調鏗鏘。至可動聽。極慕之。一日。宴於某所。特命部卒捉兩茂才
至。使誦八股。以侑觴。兩茂才初忸怩。噤不能聲。某軍官促之再。且屢以目示威。
茂才知不得免。乃擇素所揣摩之佳製。曼聲低唱。彼此更迭爲之。至酒闌始已。某
軍官聞而大樂。雀躍者屢。誦畢。厚酬遣去。聞者爲之蹙然。以爲斯文之價值。比於
倡俳。實吾國之奇恥也。噫。科舉之廢宜哉。

聯軍入京以後。德將瓦德西爲統帥。嘗招中國紳士。助理事務。又聞滿清以八股
試帖取士。特舉行書院考試。示期懸榜。如曩例。其文題。爲以不教民戰。詩題。爲飛
旆入秦中。意皆有所諷也。試之日。人數溢額。倩人評定甲乙。考得獎金者。咸忻忻
以爲得意。是亦拳亂中快聞之一。而吾國士氣之卑靡。卽此已可概見。吁。可慨也
已。



秋窗臆筆

西雲

謁陵盛景

辛丑兩宮迴鑾。明年春恭謁東陵。有隆福寺者。在薊州馬仲橋鎮之北。距太子陵甚邇。寺居山上。爲謁陵駐蹕所之一。山不甚高。而合沓藏氣勢。多松柏。滋且茂。不三二年。高可隱人。稚樹如薺。被山骨幾遍。山下迤東南。有豐碑華表。佳城鬱鬱。則傅公陵也。中有玉蘭兩株。花大如牡丹。陵有盛事。則隆福寺山下。商賈雲集。庋篷幕亘數里。街衢鈎帶。如闌闌。山家咸盡室出。惟留男子。蓋其時扈從人以萬計。廝養圍卒輩。橫且擾。而鑾儀衛輿。咸都中無賴充之。夥雞羽。被花襦。亦足橫目。洎洎於道。人無如何。以是民避其擾。

且貨室可得善值。登山一望。茅簷草室間。咸高標某王公某大臣行館也。秩稍微者。不能得。惟行幕免露宿而已。予輩先期往視之。寓趙各莊李君家。莊距隆福寺可十餘里。且臨蹕路。時鑾輿駐白澗。而蹕道間遊人。暨小負販。喧闐已稠。顧負戴乘騎者。不得馳驅。數步一水甕。兩夫司洒灑。一望修坦。纖塵不起。殊可悅也。而有司之奔走。殆疲憊極矣。清晨往觀。則扈從前驅已漸來。車馬紛沓。絡繹不絕。揚鞭飛騁。但見每車上雜什物。黃旗招展。上署某部某院。或建危旌。曰某宮。接軌而過。不可勝計。而蹕道間車轍馬迹。塵霾掀天。非舊狀矣。予等行詣隆福。及山下。則行幕雲連。

諸部皆具。後有直督之幕。官屬奔呼。翎頂紛然。亦不解其何作。而寺前則不可涉足。僅能及山之半。距寺數十武。聞人言。此次禁令較寬。蓋西后經難後。欲示親臣民。慰其望。觀者夾道。去輿咫尺。不之禁也。隨喜久。乃復遍覽市肆。值鄉人某亦行買。坐其肆。茗談良久。忽一中貴入。衣冠暗敵。問此間茶食甚悉。既去。予詢鄉人曰。此輩舊習。每來必購些許。爲回都餽人計。雖粗劣不嫌。蓋遺物也。予爲一笑。俄聞人譁。駕將至。相與奔走。因亦辭出。果見萬衆轟動。車騎益夥。已而鑾儀輿人。或車或步。錯落過。俄騎士數百人。勁裝負槍。氣象嚴整。肅然按部驅。衆爲稍靜。惟聞洋號聲隆隆然。須臾皆過。則數十騎擁數達官。徐驅來。中一人儀觀獨偉。顧盼睜如。或小語曰。此直督袁公也。友人李君曰。此間頗礙目。不如山半爲得。時人壁立。拔足不易。予稍沈吟。而李已躍登。予從之。果愈於下。而觀者益衆。因折松得窺觀。須臾諸中貴搶攘來。復雜數輿。及山半。忽皆止。輿中人

出。則皆十餘齡好女子。長袍繡履。借中貴嬉笑而登。蓋宮婢也。已而傳止譁。衆聲立肅。呼吸皆可聞。須臾遙見鑾輿蕩蕩來。夾輿以趨者甚衆。亦不審爲何人。適西后有所指召。以手舉。僅見其臂腕。瞬息已過。面容竟未睹。其後爲軟輿三四。鬢雲擾擾。意妃嬪之屬。繼復有親貴多人。騎而過。後爲帝輿。帝御藍袍青馬褂。容顏黯悴。頤而瘠。然顧盼間。神采非常。復有諸宮監。最後爲侍衛羽林諸騎士。望不可際。願皆止於里許外。紛下鞍馬。時兩宮輿已及寺。萬衆壁立遮目。其一切禮儀。苦不得見。遂逡巡下。就食肆果腹。已而天漸暝。幸稍有月色。而山下燈火燦燦。長旌甲帳。迷漫於沈沈暮靄中。予願而樂之。友促余行。行五六里。忽拽予返顧。則山上萬星羅列。高下不可億計。人聲浩浩。浮空而出。予嘆絕。友曰。謁陵盛景。此爲最也。時予年方弱冠。嗟乎。滄桑劫換。偶追憶及之。不禁感慨系之也。

記電影中之「罪的工價」

蔡念慈

美洲有魯某，性乖惡，娶妻生一子一女，旋重婚魏氏，西俗女被重婚，恥莫大，魏固被障而失身也，覺而與離，魏弟某，憤魯辱阿姊，鎗以刺魯斃，坐罪下獄，旋逃亡去，陋之久不獲，魏氏離居僻村，十指以糊口，尋有幼女哀兒者，失恃怙，鮮昆季，無所傳，依魏以居，魏愛而撫之，哀兒性真摯，慧麗絕倫，長習音樂，頗擅琴，每奏輒傾人，村人敬慕，咸與儔焉，魯女長適田姓，田素行惡，嬰醜疾，憔悴無人形，魯女誕其富，陽與婚而陰從市井少年狎，聲名狼籍，田無所聞，魯子亦習無賴，日與狂且嬉，耳哀兒名，思辱之，每潛蹤而不得間也，近村小說家羅老，詳稔魯魏史，嫉魯子魯女如大仇，計宣其穢以告世，以其惡且未極，尼其行，日者，漫步車站，

邂逅美術家金姓，欽金英俊，遂訂交，旋金建美術館，肅羅入居，魯女亦夤緣與金識，不時過從，哀兒所居密邇，琴聲常達金室，金聞傾動，輒如有失，羅嘗往跡探，因得友哀兒，一日，魯女以繪像丐金，意誘金狎，適琴鳴，金棄所繪，狀若癡，魯女恨志不遂，偵其故，深嫉哀兒，又一日，金羅事他適，哀兒得羅留鎗，來觀美術館，見魯女像，方羨極，魯子突至，將侮之，哀兒極奔還，魯子追及其門，魏氏出，痛斥魯，魯抱頭竄，無何，金羅相邀避暑深山，遊釣爲樂，魏氏厭魯子擾，亦攜哀兒徙深山，哀兒偶歌舞，值金垂釣，見而悅，央羅引介，得識荆，自是時或偕遊，哀兒天真，弗稍嫌也，魯子聞耗，蹤其後，遇哀兒隻身於菴，迫以鎗，使從其命，哀兒先得觀

氏戒、囊手鎗行、亟出與抗、扳機將發、魯大懼、哀兒令魯去彈、還其鎗、縱之去、遂泰然返、魯子踰跟奔、經河畔、會一逃犯拒捕涉水逸、將盜涸人衣以蒙罪服、魯瞥見、恫以將執、官逃犯求免、願任鞭策、魯許、解衣裳之歸、囑留待用、及秋、哀兒隨金羅還村、仍依魏居故宅、羅偶與金評魯女像、謂魯固蕩婦、不當如像之莊、宜改作、哀兒治至、亦請繪、金悉從焉、二像橫陳、哀兒莊且麗、魯女蕩而妖、羅極稱其美、一日、魯女宴金羅於其夫家、男女陪賓數十輩、其夫扶疾行、酒狀甚狼狽、更雇哀兒弄樂以娛客、哀兒利其雇資、夙不識其賤己也、金敬哀兒甚、怒欲斥魯女非、羅止以姑忍、席未終、魯夫病劇氣絕、客咸驚散、魯女不甚哀悼、治喪罷、孀服遺金、意在醮歸金而自薦也、值金出、哀兒在館、魯見哀兒像、怒金薄於己、慮哀兒奪其志、因挽哀兒語之曰、金君於汝誠厚矣、情之所至、願毋越禮、觀於汝之於金、有不可

書於、金羅閱書大、恐棄書策馬急追、躡哀兒有友森林、局長、自幼甚相得、過從亦密、金電告以耗、局長轉電全村、村人皆閔動、共謀覓哀兒、魯子偵知之、喜復仇有機、迺授逃犯以計、使汽車捕哀兒、哀兒走荒塋、奔極速、逃犯引鏡得其踪、迅車追獲、縛諸馬、尋道思還、日暮、閉哀兒於農者稻草室、出奇鏡射光達魯、魯見先至、將迫哀兒、適追者見光紛紛來、逃犯告魯、魯急擊鎗出抗、遇金山巔、金欲出鎗擊、魯扳機恐之、金約棄鎗徒手搏、魯從、遂相持焉、哀兒乘魯去、探知逃犯固魏弟也、與謀殺魯、魯方擊金昏眩、逃犯引鎗斃之、尋即亡去、哀兒救金蘇、村人還集、相將昇還、延醫得治愈、魯女來省視、羅加以痛斥、且曰、罪已盈矣、難以爲爾祕、人將見棄於世、生復何顏、魯女羞慚去、不知所終、魏氏德金甚、央羅作合、以哀兒歸之。

論曰、工價、工之報酬也、惡果、罪之報酬也、罪而有惡果、猶工之有工價也、釋言之、喻罪爲工、喻惡果而爲工價也、斯題命名、蓋本乎此、魯某、乖惡之徒也、若子

若女、皆緣其惡根、而造其變本加厲之惡、是皆罪者也、其工價、父子飲彈、女被羅痛斥而亡去、蓋亦同歸於盡矣、田某尤罪之魁、迺始以醜疾以摧之殘之、而

后子以大庭廣衆之間而死、使彰其罪、而明工價之厚也、羅老揭糞羣罪以告世、更使遺萬之譏、嗚呼、身敗名裂、罪之工價、固不宜哉、



拊掌新錄

周逸侯

某兒甚拙、先生一日教一房字、七八遍、伊依舊是認不清楚、教習急得沒有法子、後來就問他道、你睡在家中什麼地方、兒曰樓上、教習又曰樓上什麼地方呢、兒曰床上、先生這一來可真急了、就厲聲問道、牀又在什麼地方、兒笑道、牀嗎、那自然是擱在地板上了、難道先生的牀是吊著的嗎、

美國迭生公司

運動用品



Manufactured by

WRIGHT & DITSON—VICTOR CO.

本廠製造各種運動器
 已數十載久為全球運
 動界所稱許美國運動
 家無不採用本廠出品
 足以見工料之精美一
 時無兩矣
 本廠所製之「無敵」牌
 網球 (Championship
 Ball) 輕重大小一律
 均勻彈力復甚充足故
 在遠東銷路之廣得未
 曾有
 茲為便利在華諸君起
 見特與上海商務印書
 館訂約經售本廠出品
 凡欲現購或定貨諸君
 請逕向該館接洽為幸
 美國迭生運動器公司啓

Sole Agents in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中國獨家經理

上海商務印書館



小說

演者出一木球。(此球之顏色。大約黑、紅、白、三種。視演檯之布幕顏色而定。布幕之顏色深。則球色淡。總之球色與幕色相反。)夾於食指中指二指之間。頃刻間可變而為二。當觀衆前擊之。皆係實彈。復將二彈夾入指縫中。順手在空中略一波動。又變而為三。可直變至四個。(再多亦可變。但手指間祇能夾四個。)此球皆可與觀者檢閱。以明並非假品。與衆檢閱畢。收轉照前夾入指縫中。又可依次變去之。仍餘本來一球。

預備

同樣木球四個。擇其中一個製作幻球。幻球製法。將木球剖為兩半。用同色線聯牢如A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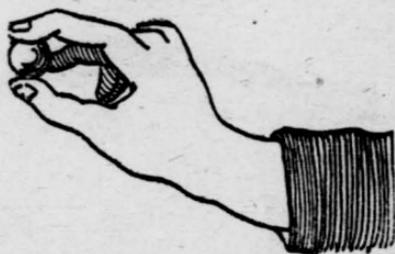


關鍵

本套法甚簡單。惟手術不易。偶一不慎。即露破綻。難收靈效。演者務必習練有時。方能登檯表演。演法預將三木球藏入褲袋中。演時將幻球合好。

騎縫夾於右手食指、母指、中指、三指之中間。(如B 1 B 2二圖) 將母、中、二指揚開。即變爲二。(如C 1 C 2二圖) 此時演者左手已暗在褲袋中摸得一球。藏在掌心。伴作至指縫中取變出之球與衆檢閱。暗將母中二指仍合併。(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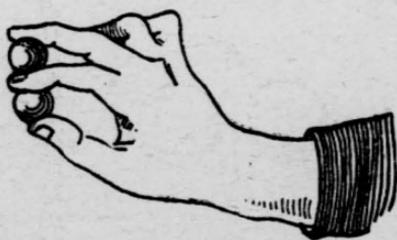
B 1



B 2



C 1



C 2



手仍合爲一幻球) 預藏掌心之球。即作變出之球與衆檢閱。餘球變法相同。惟當變出之球與衆檢閱後。仍夾入指縫中時。需夾入中指與無名指之間。第二次變出之球。夾入無名指與小指之間。食指與中指之間。須留作幻球變化時之伸展地也。

黑籍中人

許廬父

劉霞青女士。這天十一點鐘起身。蓬着頭。靸着拖鞋。便急急忙忙的在桌邊。擦鴉片烟燈。烟斗。烟籤子。烟盤等件。他一面的擦。一面的落淚。可見他心中的傷感。很深了。但是

看他這生活。委實非常內行。這些東西。一經他手。便都晶瑩光亮。像是簇新的一般。並且那些膠粘黑漆的烟灰烟泥。一點子都沒有損失掉。擔任的諸君。要曉得這並不是他樂意這件事。實在因他已受了一種環境的驅迫。使他不能不擔這責任。原來他們家現在窮了。他丈夫李桂華吃着這口烟。又沒得人料理。別說這烟具沒人收拾。就是別的事情。也沒人替他幫忙。因此霞青沒有法子。只好拿出他十年前的老本領來。親自擔任這課程。然而他心中

最感傷。也就在這樁老課程上。因此他每天做這課程的時候。總要喚起他舊日的傷心史來。有時還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道。我又在這裏擦烟燈了。

霞青雖是從堂子中出身的人。但他的家世。本是好好的人家。他爹還是一個秀才。中年以後。吃上了一口鴉片。天天躺在床上。噴雲吐霧的。過那烟霞生涯。別的事情。什麼都不想幹了。他本來是靠着教讀過日子的。自從有了這口烟癮。累得他書也不願教了。文課也懶得改了。人家見他這般偷懶。誰肯將自己子弟。大好的光陰。耽誤在他那個燈裏面。所以這位秀才公的。子曰營業。也從此洗手不幹了。實在並不是他不願幹。還是人家不肯請教他啊。

寒士生涯。道不得了坐吃山空。因爲他山都沒有。那裏還說得上一個空字呢。平常的衣食。已是很不容易了。那裏還經得起這金子般貴的大土。不上幾年。家中已敗得七零八落。雖然霞青的母親也哭哭啼啼。勸他丈夫把這撈什子戒掉。無奈他老人家烟癮已深。總也戒他不了。只得吃盡當光。想算替他女兒練就一副打烟好手。

這年冬間。霞青的一家。實在過不下去。而他父親的烟癮。更其過不去。打算了一樁盡頭計畫。想把霞青賣到一家堂子裏去。我們這位三從四德的霞青女士。自然服從父命的。他從此就做了堂子裏的女兒。仍舊守着他的服從的精神。學習了許多堂子中種種規律。當那霞青出門的前一天。還替他爹收拾了一回烟盤。他一面收拾。一面含淚叫道。娘呀。我這是最後的一次了。我去了之後。爹不見得就肯戒烟。這差使也當然不能裁撤的。娘是向來沒有弄過這東西。將來接手起來。爹是一定不得稱心的。娘趁我還在這裏。我來破一天的工夫。教導給你罷。說到這裏。

母女倆統哭起來了。

自從進堂以後。光陰荏苒。已過了七八個年頭。自然換了一番堂子中應有的淒涼苦惱。這才做着了一位有情有義。而又有財勢的客人。他用了他許多的心思才力。把那客人的心腸。弄活動了。化了五千塊錢。替他贖了身子。娶了回去。做他的姨太太。霞青從此算脫離了火坑了。

霞青的丈夫。是在省城當差使的。每月總有千把銀子的出息。但據霞青調查的結果。他家並不是什麼有錢人家。儘靠着他一人的手面。在外間活動罷了。然而霞青的意見。並不要怎樣有財有勢。只要人才去得。一盤現現成成的白米飯。總是吃得飽的。何必要什麼銅山金穴。才算得富翁呢。他存了這種思想。所以對於霞青的景况。和處境。認爲非常滿意。

霞青的丈夫。在交際場中混得日子久了。這批腐敗的官僚。往往都喜歡抽口鴉片烟。霞青的丈夫。起先還嘲笑他們。說這東西有什麼好處。抽得這般起勁。後來他忽然得

了瀉疾。吃了許多藥。兀自止他不住。有人對他說。這鴉片烟是治瀉的惟一藥料。霞青就去試了一口。果不其然。一下子工夫。就把瀉疾治好了。他這才相信這鴉片烟真是一種好東西。從此他也時常到朋友家中。抽上幾口。後來越吃越有味了。覺得這一種香味。比什麼都來得醇厚。而且可以振作精神。因此他對於這鴉片烟的信用。頓時堅固了許多。不知不覺就吃上癮了。

霞青對於他的丈夫。情愛是很深的。成婚幾年。從來不會反過目。因為他對於丈夫的種種行爲。統認作非常滿意。自然沒有什麼缺憾的了。但是打從這一年起。霞青忽然和鴉片烟接近起來。霞青深知箇中情形。在先。他丈夫對他說起吸鴉片的時候。他倒不在意中。雖是一般的勸他。可並不怎樣切實。因為他曉得丈夫的脾氣。是深惡鴉片烟的。便是偶然吸了幾口。也決計不至於上癮的。到了後來。他見丈夫忽然不大說起鴉片烟了。偶然說上一句。他一定把個頭都幾乎搖了下來。似乎狠怕說起的樣子。霞

青知他壯氣已餒。已經抵抗不住這鴉片的力量了。這纔怕將起來。明知鴉片害人。說也無用。究竟不能不苦苦的勸戒了幾次。然而終歸無效。一直又過了半年光景。霞青的一張紅木牀上。已經被鴉片烟盤。長日的佔據了一塊適中的地點去了。霞青苦勸無效。只得暗暗的向着鴉片盤切齒道。你又來害我了。

霞青的丈夫。自從上了鴉片烟癮。不覺把平時性情。改變了一個樣子。自己雖不覺得已經有狠多人在那裏議論他了。況且他當的是很紅的差使。多少人羨慕他。妬忌他。剛剛碰到了一位新上司。又是一個厲行禁烟的能員。一班黑籍中人。見了這位上司。兀自怕顛顛的。霞青也是此中一分子。你教他怎不寒心。但是癮已上身。若要戒去。比什麼都難過了。只得聽天由命。死死活活的挨着。不上幾時。究竟給一個妬忌他的人。攻訐了一場。好好一個差使。就斷送在鴉片烟火裏去。

霞青的丈夫。失了差使。不但家中沒有退步可守。而且像

他們這樣當紅差使的人。外面用得極闊。實底子却沒有一個不開虧空的。霞青的丈夫。自然也逃不出這個公例。本來這般人的目光。都想攪着一注贈錢的事情。十萬廿萬的。弄他一票。回去就可以做他下半世的快活人。或是拿了這批本錢。又可以做那進一步的活動。萬不料半空中。跑出這等事情來。不但平日交際的精神。和化去的資本。一點兒沒有影響。而且外面的債權人。一層層逼將攆來。似乎他的差使一脫。以後再沒有償債的機會了。直給他們趕的走頭無路。因此就氣憤成疾。臥床不起。還虧得霞青竭力的伏侍。勸慰。請了高明的醫生診治。纔好了起來。因為在這省城地方。討債的十分利害。況且銷了差使。一切都失了面子。還有一樁頂緊要的事情。就是鴉片烟吃得不大舒服。時時刻刻防有人去捉弄他。告發他。因此

他便和霞青商量。悄悄地搬到上海去住。

上海地方的生活程度。何等利害。像霞青的丈夫。本是揮霍的人。又不能十分儉省。雖然進款毫無。先還靠着借貸。典質過些日子。到了半年之後。早覺得借貸途窮。典質力竭。霞青照這情形。宛然就像那自己的家中一般無二。他那心中兀自感傷到了不得。這時候。他們家裏也已經偃不起娘姨了。什麼事兒。統是霞青一人做着。就中只有收拾烟具一樁事情。霞青因為深惡痛絕。從來不肯自己動手。到了此刻。却沒有法兒。不怕他不再作馮婦了。可是他每逢做這事情的時候。說不出那一種怨恨。有時還喃喃地自念道。呀。萬不料我劉霞青今兒又在這裏擦烟燈了。

西窗愁夢

聽雨生

一輪紅日現出他可愛的光彩。似乎向世人表示暫時告別。直向西方墜下。此時烏鴉一陣一陣的飛歸巢中。各家

屋頂上均透出一股白煙。迷霧得天氣漸漸的黑了。一個

潔白的月兒。高高懸掛在當空。現出他冷靜的態度。很安

閒的在人們的當頭移走。也似乎向世人說。最親愛的人

們呀。我們又會了。於是張開他那隻亮晃晃眼睛。凝神注

意的察看人們的善惡和是非。一會兒被白雲遮住。像替

人們憂愁。一會兒露出他全身光潔。像替人們歡樂。他一

霎間經過了千山萬水。不知不覺移注到一個書房裏。忽

的發出一種感慨的聲音。說道。月兒呀。你是普照天下神

聖不可侵犯公正和靄的月兒啊。爲什麼獨對我趙樹人

就增了許多傷感的顏色。想是你亦討厭我麼……我
不過稍不得志些。

趙樹人是一個懷才不遇的人。自從他在英國倫敦大學

卒業。得了一個博士的頭銜。回到祖國來。滿擬要將他所

負的才志。在政治上大展一展。不想回到祖國一看。正是

虎狼當道。蔓草難圖的時候。他又是生成一副傲骨清廉

自好的人。如何插足得進這狂瀾旋渦中去呢。因此他一

氣。再不想作出山之計。寧可安享他的田園樂趣。但是他

正在壯年時代。雄心終究未除。每每借著作。發揮他心

中的鬱氣。

這日他對着月兒。又想起他的心事。不由的歎了一口氣。

就說上這幾句話。作他無聊的嗚呼。一時連連打了兩個呵欠。無精打彩的擡頭一看。只見面前現出一條羊腸大道。兩旁垂楊。成行列隊。和風拂拂。吹得柳絮飄飄若舞。青山在望。綠水自流。好一個春風日麗的天氣。山前的飛鳥。好不自由。一上一下的飛着。水中的游魚。好不得意。一來一往的游着。滴含了天真的趣味。心胸間頓覺爽快不少。復暗暗詫異說。窗前月兒剛纔對我苦笑了一會。什麼一瞥就不見了。可也奇怪。爲什麼又會走到這一個所在。正在胡思亂想的當兒。忽然一陣微風吹過。隱隱聽得歌聲從山脚下送來。他擡頭遠遠望去。只見一個樵夫。挑着一擔山柴。口中唱着山歌。緩緩歸途。轉過一個山灣。方不見了。他就信步行去。走過了一條竹橋。又聽得有人唱道。漁家樂。漁家樂。俗人那知漁家樂。錢財勢利都不要。只愁「今日沒魚肉。釣了鮮魚二三尾。叫妻兒同喝吃。此間樂。此間樂。好笑俗人得爾又望蜀。」他順着聲音看去。見溪邊有一漁翁。正收好漁籃。提起釣竿。向前去了。不禁歎道。

翁子鬻薪。蟠溪垂釣。良有以也。山水的樂趣。俗人那裏解得。只知道弄權奪利。得隴望蜀。到頭終是黃梁一夢。就是那三間的離騷。賈生的痛哭。子胥的吹簫。蘇秦的落第。雖一時未免代他們與英雄不遇豪傑擯世之歎。但是細細地一想。覺得他們名利心也太重。幸而他們所想得的名利心。多是從正軌上走的。所以後世尙稱頌他們。博得一個名垂青史。倒還值得。不像現在的人。越生越刁巧了。他的名利心。比古人也越重了。像三閩等古人我說他有名的心。不過他們的名利。是重在名。不重在利。此利是利他們名的利。並非利他們利的利。現在的人。一上了臺。做起事來。他們的名利心。不是這樣講法了。簡直利是他根本的問題。名倒不放在心上。即使要借用名的地方。作他的吸利品。權時把個假面具。套在頭上。裝出他愛國愛民的架子來。及至用過之後。什麼國家咧。同胞咧。他們倒說難要這種虛名。拋擲心血去維持保護。又不能當錢用的。難道愛了國家。就有金錢送給我。顧了同胞。就有恩惠施與

我罷。所以他們的思想。竟拿這個利字看得是太上神貴。慣用些掩耳盜鈴的手段。做他不正當的行爲。不管人們的笑罵和痛癢。只曉得將白花花的金錢拼命往懷裏揣取就是了。樹人想到這裏。恨恨的將足向地上一蹶道。唉。我是一個不得志的人。又在這裏迂想了。難道要想去挽回這個萬惡的潮流麼。倒不如像漁翁樵夫安安逸逸過一生罷。看他們鬧到如何地步爲止。但是這些混世魔王。再不把他們肅清一肅清。恐怕他們越鬧越起勁。那就是我所羨慕做的漁翁樵夫。也不得安安逸逸的過了。這便

如何好呢。正在憂憤填膺的當兒。忽然他的背後囉囉鶯鶯喚了一聲樹哥。他不禁吃了一驚。暗道不好。此地有妖怪出現了。不然這個曠野所在。那裏有女人的聲音呢。急得他向前亂奔。那女人復高聲笑道。樹郎睡魔了。他霍的跳起身來。睜眼看時。原來他的愛妻。恐怕他着涼。喚起他進裏間去睡哩。他方知是做了一場夢。此時窗外的月兒。還在那裏向樹人作了一臉的苦笑。冷冷的似乎說道。人生如夢。請你曠達些罷。名利二字。全是假的啊。

中國雜誌之巨擘
現代智識之淵藪

東方雜誌

發售特價

費洋二元可
得厚大雜誌
廿四冊增進
無數新智識

期限

自十四年一月起(即本誌第二十二卷第一號起)至六月底為止

價目

全年二十四冊 定價四元 特價二元
半年十二冊 定價二元 特價一元
零售每冊 定價二角 特價一角
(另加二分)

續定

凡已定閱本誌在特價期中尚未滿期者得憑定單(或原戶名)照特價續定一年

補購

補購本誌第二十二卷第一號以前各冊仍照定價計算

本誌創刊至今已二十二年，銷行於國內及歐美日本南洋各地，為我國出版最久，銷行最廣之雜誌。內容注重政法、經濟、社會、科學、國學、文藝、農工商業及中外重要時事，均由海內外名流擔任撰著。自本年月起，內容益求進步，並增加「新語林」「諷刺畫」等欄，以增讀者之興趣。印刷上亦力求精美，所附影寫版印之插圖，在國內尤為罕觀。茲為普及起見，半價發售，以求裨益於讀者。另備影寫版印成之小摺頁，承索當即寄奉。

商務印書館發行

布加利亞——好裝飾的人民和其國家現象

秦亞光譯述

封面圖爲布加利亞鄉村美人；這一段所論的，都是布加利亞的情形。

歐戰時，布加利亞君主憲國，和德意志，奧匈君主國，土耳其，俱爲同盟，把塞爾維亞人（Serbians）大行肆殺。

戰後涅宜條約（Treaty of Neuilly）成立，牠因失敗

退讓：割南部的地土，多不魯甲，給羅馬尼亞；斯特魯塞維

臘（Strumiza）給巨哥斯拉夫；色雷斯，和愛琴海濱地，給希

臘。所以牠的疆土，沒有像以前那樣大了，牠的位置，適居

巴爾幹半島的中央，巴爾幹山脈，恰巧或功一條天然的

界限，把全國分成南北二部：南部爲蘇菲亞高原，及東魯

米利亞平坦；北到則地勢向多瑙河斜落，宜植麥及玉蜀

黍。

人民多數業，農體魄都很堅毅強壯。村居的比較城市中或上流社會的人物，來得更健。他們的外貌生得短小而豐碩，富於肌肉。男子長不過五呎八吋，以全體論，可說太不相稱；婦人則更短，不滿五呎四吋。他們都有巨大的骨格，和四肢；腰段和踝骨，益顯他們雄偉的精神。頭部帶方，鵝蛋形的臉，粗糙的皮膚，毛髮深暗，沒有紅色。眼睛大都爲褐色，鼻子呢，直而不曲，牙牀骨很闊大。這樣的形相，竟不像斯拉弗基種，倒有些像芬蘭人的狀貌呢。他們雖然同塞爾維亞人一樣用息立力克字母（Cyrillic Alphabet）故語甚，但他們並不因爲兩國的語言不同，

談起話來，而生隔膜，他們大家能够互相明白。

社會上各種人的性情，很特殊。喝醉的人，從來沒有；

國式跳舞，唱些流傳的歌謠；或者在青草地上，雜奏風笛，(Bagpipe) 提琴，和短笛。咖啡店到處都有，所以年老的，

新 婦 的 花 冠



圖中是布加利亞的新
嫁娘。要曉得她門第的
貧或富，只要看她首飾
的考究不考究而定。這
積重大而艷麗的花圈
金冠，結婚後方才脫去。

不過稍飲辣極酒 (Tuka) 而已。即如打獵，賽馬，比球等一類的遊戲，也並不注意。青年人所有的娛樂，不外是些本

竟天到晚在那裏吟詩詞，或談天說地。他們的道德心很富，真有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之風。結婚的年齡，大約在

二十五到二十八之間。普通布加利亞人的希望，是先同女子訂婚，然後合幾位知己，同往美洲去做買賣，歸來置

他們很好美術，看他們所着衣裳的花描和艷麗，便知道了。就是鄉女村婦，所有的服式，走起路來，顯然是

布加利亞女孩



跳舞時的裝束



村婦團居，穿着繡花的衣裳，在果園中摘果。

產業。同時女子呢，對於家政，全然不管，消磨時日於紡麻，

織布，或剪裁，製衣，備作日後嫁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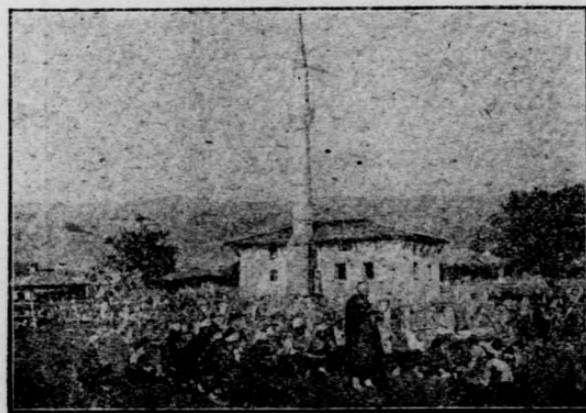
個湖絲女工，可是她襯衫的胸膛，袖臂，下擺，各處，四周溜

溜地印着五光十色的彩花。夏天赤腳的時候，她們只着一件襯衫，手巾裹着頭，還要插金戴銀，可是兩條辮子，向後垂去，有時竟拖到膝灣裏，辛辛苦苦地在稻田裏耕田。



。形情的酒家裏徒教眞清。方地紮(Shakavitza)特維卡沙

短襪，脚上着的她們叫做克力普查 (cipca) 和蒲和的樣式相像。嚴寒下雪天，她們便穿羊裘，頭額頸項胸臆，都用羊毛質的圍巾圍住。男子是穿厚而深藍的印花



(Dorkovo) 伏科爾多在徒教眞清亞利加布

。狀情的禱新裏山墳方地

到了冬天，這種單衫之外，不過添一件厚呢外衣，深藍底，襯以紅色。胸膛和袖口，也密滿地印着花。腿上套淡色的

單衫束着腰帶，白色褲子，毛絨腿絆，作爲短襪用，還有吊襪帶交叉着。除此之外，還着繡花的披肩，布加利亞式頭

謹 (Kojpak) 和克立普查。冬令則同女子一樣，穿羊裘，用蛋黃硝過，使羊毛和潤而柔軟，再在皮板外面，做上各種花樣，他們便以爲很美觀了。

養蠶與植玫瑰花，在國中很發達。所以他們的玫瑰油 (ortool roses)，馳名於世界。政府對於人民置產，有

各種限制的規條：普通人，祇能享有田面的權利，田底須歸公有。所以有時他們雖然找得金煤的鑛苗，因爲政府有限的規條，不能作爲私有產業。國中鐵道，不甚發達，實業也不見振興，交通很不便利；出產以馬，牛，羊，驢爲大宗，餘無他物。

世界第一

愛博

世界第一大鹹水湖，爲中亞細亞的裏海 (Caspian Sea)，面積有 1,470,000 方哩。

世界第一大淡水湖，爲蘇必累湖 (Superior)，面積 218,000 方哩，在美國。

世界第一長河，爲非洲的尼羅河 (Nile)，長 4000 哩。

世界第一最長鐵路，爲西伯利亞鐵道，長 5,000 哩。

Frederic Austin Ogg's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

(Translated)

■ 經濟名著

近世歐洲經濟發達史

精裝一冊

八百餘頁

定價四元

特價二元七角

十四年三月底截止

▲美國阿格博士著

▲李光忠譯

▲吳貫因校

關於經濟史的書，歐美各國出版不少；至於合歐洲各國於一編，歷述自農業時代以至農工商時代之變化，作比較的研究，在英文中當推阿格此著為首屈一指。這書不但詳述英法德經歷工業革命的情形，而且諸國經濟變化後的種種問題，如農工商業、經濟政策、社會主義、勞働組織、社會保險等，都為提要鉤玄，詳其原委經歷，陳其利弊得失。以我國目前情形觀之，正宜取人補偏救弊之道，以為防患未然之計。故此書之出，不僅足供經濟學者研究之用而已也。全書四十餘萬言，精譯精校，實為國內經濟上之傑作。

商務印書館出版

內容要目

第一編（五章）十九世紀發達之來歷	第二編（十章）一八五〇年以來之農工商業	第三編（十章）人口與勞働	附錄一 中西年歷大事對照表	英德法俄元首宰相表	索引
------------------	---------------------	--------------	---------------	-----------	----



純飛館筆記

徐仲可

張文襄公之洞早達。領壬子鄉解時。年僅十有五。其殿試對策。以指陳時政置三甲。寶文靖公鑒賞之。改二甲第一。時孝貞孝欽兩后垂簾訓政。拔置一甲第三。沉寢筮前輩九齡入泮。亦云早矣。科舉之學。誠微末不足道。然亦非下愚所得企及者。文襄督鄂最久。其政績之犖犖大者。創漢陽鎔鐵廠。是爲我國有兵工鋼藥專廠之始。創漢陽鐵廠。採大冶之鐵以供鑄造。是爲我國鐵政之始。創絲布紗麻四局。銀元銅幣兩局。創兩湖書院。又創自強學堂。授英法德俄日本五國語言文字。又以西法訓練鄂軍。且改辦百貨統捐。裁釐卡三十一所。設官錢局。行用銀銅鈔票。其督粵時法人踞臺北。乃倡議攻越南以救臺灣。招撫黑旗軍。

劉永福爲我用。奏派馮子材援桂。籌助滇桂臺灣餉四百八十餘萬。法兵入龍州。廣西大震。馮子材王孝祺兩軍扼鎮南關前要隘。苦戰兩晝夜。大破之。繼克越南之諒山。數百年以來。中外交綏。絕未有此大勝者。法人乞和。文襄七次電爭不得請。惜哉。裁粵海關陋規二十四萬。裁鹽商承充費。多者數萬。少者數千。裁梧州關浮收稅十五萬。增銷鹽課九十餘萬。悉以舉大政。充餉興學。創設廣雅書院暨書局銀元局。更創議請造蘆漢鐵路。（粵漢鐵路之建築亦文襄建議）亦皆著稱於世者也。○光緒庚子四月。京師拳亂作。文襄亟電奏。斥爲邪教亂民。請保護使館。發兵剿匪。又徑電各國外部及來華各水師提督。定約保護東

南。又會同江督劉忠誠公坤一派員駐滬。與各國立約。不得犯長江。及兩宮西狩。又與各國申明約束。勿擾襄樊。以通貢賦之道。此皆人所習知者。而日俄之戰。文襄嘗建言。則世鮮知之。蓋光緒癸卯。文襄述職在都。日俄開衅。政府屬往勸日本勿與俄戰。文襄述歐美公使之言。日俄開戰。爲有益吾國之事。何爲阻之。乃止。○文襄無私財。而嘗以癸卯年孝欽后賞銀五千兩。及所分廉俸。建慈恩學堂於南皮。又置義莊以贍族。亦達官貴人中之僅見者。珂嘗聞之。先子謂某樞臣嘗以捐置義莊專疏上聞。而其資實出自同族之某。離尹所出者爲多。

官之署理者。曰攝。人習知之而鮮知有曰守者。攝最

古。左傳。攝官承乏。禮。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蓋上卿代君聽政者。曰攝主也。周文王之攝行天子政事。魯隱公之攝侯位。皆攝政。卽代君聽政也。清初之睿王多爾袞。清末之醇賢親王載灃。皆嘗爲攝政王。本此。今世界君主國君主未成年。舉其統系最近之人爲攝政。以君主之名行事。憲法中多規定之。攝官曰權。始於唐。而宋因之。命朝臣出守外州。號權知軍州事。國老說苑。列郡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替。宋代有合權攝二字而用之者。謂暫治官事。猶今所謂代理或護理也。宋史。高宗紀。禁羨餘。罷權攝。漢以署理爲守。謂非實任而護視之也。唐亦有用守字者。如守中書令守鳳閣侍郎是也。唐書。百官志。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職。



簡便的捕鼠方法

(家庭常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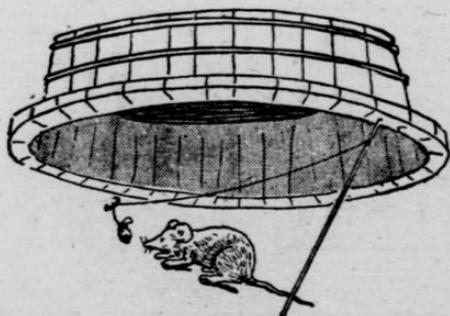
小溪

最可厭的老鼠，偷東西吃還是小事，牠們還要把我們好好的書籍，器具，衣服亂咬穿破，還要呼羣結類，鑽穴穿洞，弄得我們櫥無完食，篋無完衣，夜不安寢，有時還要攜帶毒菌，隨處散佈，釀成疫癘，真是我們的仇敵，不得已要用殘忍的手段，對待牠們，把牠們掃除絕跡。

捕鼠的器械，種類繁多，我覺得這一種極便當；不要花錢買來，用也不容易壞，諸君何妨一試。

用一根筷子撐起一個木盆，筷子上繫一根線，經過旋在地板上的鈎線上縛了一塊肉。老鼠來啣肉的時候，牽動了線和筷子，木盆就蓋下把老鼠捉住了！

捉着的老鼠，當然要宣告死刑的，但是執行的方法，不是太繁瑣，就是太殘酷，繁瑣的法子，使人不樂為，殘酷的法子，最易養成殘酷的性格，請教諸君把捉着的老鼠弄死用什麼法子最好？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小學生中學生自力修學的新工具
▼小學校教員惟一之參考用書

國 音 註 白 話 學 生 詞 典

一冊一千二百頁
定價二元 特價一元二角

十四年陽曆
三月底截止

◀內容▶

單字五千多個——複詞和成語三萬多條——附錄(一)中外度量衡幣表(二)化學原質表(三)中國歷代紀元表

供給學生檢查「音」和「義」的字典，本館已經出了好多種，現在又出一本「國音白話註」的「學生詞典」。在這本書裏，不但可以檢出單字的「音」和「義」，還可以查到「複詞」和「成語」的解釋和根源。每字之下，都有國音字母和羅馬字母的拼音；每詞之下，也用國音字母標音。解釋全用白話文。取材很精很博，凡小學高年級中學初年級應用的教科書和課外讀物，以及通行報紙雜誌裏，所可見到的字和詞，都已儘量收入。學生備了這本書，則閱讀一切書報，均能勝任愉快了。

優 待 購 者
在本書特價期中
準白話詞
者僅合收
一元七角



琴庵漫載

歐東谷

潭州葉煥彬主政德輝。以文人身世。頻歷坎坷。清末以湘中民變。被劾奪官。迨入民國。復因抨擊靳水湯氏踞湘亂政。被逮漢皋。囹圄坐困。幾罹大辟。以某國領事力救得免。出險重邊漢皋鸚鵡洲。有弔禰衡詩。寄慨遙深。大可窺其抱負。詩云。萋萋芳草斷碑橫。荒塚臨江夜氣清。身死僅傳鸚鵡賦。魂歸同聽鷓鴣聲。孔融有恨亡知己。黃祖何因幸得名。亂世才人刀俎物。不緣羯鼓誤平生。傲骨不凡。亦自加人一等。客冬予獲見其六十自敘。雖云藉據胸臆。亦自與衆不同。茲記其首段如此。數十年轟轟烈烈。天子不得臣。國人皆欲殺。海內誦其著述。遐荒識其姓名之葉德輝。至是而年始六十。此爲第一次揭曉事。不然。天下莫不知

有葉某其人。而不接其丰采。不測其壽年。是必以爲東方朔遊戲人間。不老亦不死。薊子訓摩挲銅狄。非人亦非仙矣。人生六十曰下壽。於時戚友鄉人同年門生向余兒子索事略。意將爲詩爲文。以申誦祝。兒子不能道一字。不如自敘爲得其實。然敘其事可也。受人誦祝。則不可也。何以言之。六旬之人。上有年逾大耋之老母。方將學老萊子作嬰兒。着五色斑斕衣。以娛吾親。而敢侈言曰壽。失此孩提之歲月乎。此一不可也。國破家亡。主憂臣辱。余雖通籍。未一日補官。惟念二百餘年。列祖列宗煦育卵翼之人民。一旦改革。罹於刀兵水火之劫。而以湘中爲尤慘。余獨何心。乃以爲壽。此二不可也。世俗祝壽之舉。出自子孫。子孫爲

士爲農爲工爲商。必一事有成。或致富。或立名。藉父母之壽。以侈交遊。爲之父母者。顧而樂之。亦且人云亦云。聊以快意。此雖鄙俗之事。猶有詞可以解嘲。余生三子。長子杞兒。最聰慧。六歲而殤。是久已無子矣。次子啓倬。類有心疾。於著衣吃飯生子外。終日魂魄無所歸宿。余早視爲廢人。待其就木。三子啓慕。年逾而立。視膜若處子。令其見賓客。局促如坐鍼氈。余卽設一祝堂。攝衣撰杖之人。且不可得。

環顧諸孩。如林如筍。漸次長成。念此衰邁之年。有子且若無子。小同似祖。更屬何人。後顧茫茫。壽亦何益。此三不可也。惟余一生本無事業可述。自孩提至於老大。所處家庭之苦境。所歷人世之危途。余不一言。人且以予生長膏腴。少年科第。半生豪華歌舞。坐擁百城。天下福人。第一莫余若。而不知余一生所享受者。固無日而非艱難困苦之境也。〔下略〕斯語恐非斯人亦莫能道矣。



遺書

馬濟知

我的朋友胡祥甫，那一天，陡然的拍着我的肩膀問我道：「人生在世究竟有什麼意義呢？你能答覆我嗎？」他這話才說完，我心裏自思道：「祥甫這人，平時不是生龍活虎的嗎？今天好端端發出這一個極消極的問題來問我，這裏面必有原因呢！」我又向他臉上望了一望，臉上並沒有愁容；似乎還有點得意的神色。我就回答他道：「人生本沒有什麼意義；但是既做個人，都要從那沒意義之中，做出一點有意義的事來。」祥甫聽見我這話，陡然變了神色，發怔了一會，忽然從衣袋內掏出一幅紙來，對我說道：「我父自殺了！這裏是先父的遺書，他說到這裏，臉上漸漸的變青了，眼眶子也漸漸的紅了，但是不會

落下淚來。我聽了他這番話，見了他這樣情形，更覺驚異的，了不得，驚的是他的父親自殺了！異的是他的父親死了，他為什麼不傷心？難道祥甫別有心肝嗎？我就從他手中把遺書接過來看，那遺書封面上，就寫著：「人生在世究竟有什麼意義？」我這才知道祥甫所問的，原來是替他的父親問的，翻過第一頁來看，才知道祥甫并不是不傷心，實在是乘著父親的遺訓，不敢傷心，我把遺書從頭至尾，看過一番，我不覺嘆了口氣。我又把遺書摺好，交給祥甫，他問我道：「你對於這篇遺書，發生什麼感想呢？」我呆了半晌，心裏的思潮一起一落，并不會回答他一句話。他又繼續著說道：「馬君！好在這篇遺書，我先父也允

許公開的；不如請你替我介紹到小說雜誌上，給一般的讀者看看，究竟看讀者感想何如？」我道：「也好，也好。」祥甫又復行把遺書交給我，當時我就和祥甫君分別了。我既受了祥甫的委托，當然替他宣佈出來，下面就

是遺書上所說的話：

「我自殺了我這次自殺完全是主動的；不是被動的，闔家大小，不必傷心；因為我死，不是一件苦惱的事——乃是一件喜事，你們不准哭我，祥甫兒子！你，你媽，和你的妹子，只要和我握一握手，就是我和你們分別的紀念。從此以後，你們別想我，你們若說我死得可惜；我還說你們生的可憐，你們不要以為我是個自殺的惡鬼，弄些和尚道士超度我，這些可惡的迷信，一概不必做；就買一個棺材，把我裝起來就算了。」

祥甫兒子！在第二個紅箱子裏，有一個白紙本的冊兒，上寫著「耳聞目見」四個字，是我平時做的些文字，你一看就曉得我平時所處的境遇了。

你的親事，我已替你訂好；但是現在女家嫌我們窮，不願與我們結婚。我在日的時候，媒人已經向我交涉過幾次，男兒當有志氣，最好與芮家毀掉婚約；日後你自擇一個，方可意氣相投，切不可依你媽的主見，要娶富家的女兒。

我這次自殺，實在因為人生沒有樂趣，沒有意義，生不如死；死了之後，我的靈魂，在九泉之下，要被生在這齷齪社會裏，強得多了。『人生在世究竟有什麼意義？』這個問題可以代我問問有智識的人，或者還可以得著一個圓滿答覆；這個遺書，可以給別人看的；但是看過之後，你須把他們感想記著，寫在我遺書後面。

唉！時候到了！——我到我的極樂國去了！上面這篇遺書我已替他照樣宣佈出來，讀者！對於這個自殺的人，和這個遺書，發生什麼感想呢？

這兩天，祥甫跑來告訴我道：『我先父住的房間裏，這幾天，總有微微的聲音，問道：『人生在世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完)



四集 野人記 (一續)

弱歲投荒錄 (一名「太山之子」)

天游

第三回 見太山亞克德談心 欺劇克鮑維株授首

象獸人握着鞭子，走進廂樓，看見劇克握着椅子，站在巨猿身邊，臉上一臉怒容；心中一驚，不敢動手。就在那個時候，門外擠進一個腰圓膀闊的長大漢子來。劇克見了，臉上一紅，叫了聲爸爸，原來正是太山。巨猿見了，直縱過來，對了太山，講了不少話。太山聽見聲音，又把他上上下下打量一回，愕然叫道：「你不是亞克德嗎？」(助太山戰勝陸毅甫之猿。見上篇。)劇克雖然不懂得猿語，看見他們親密情形，也有些會悟得來。那個象獸人見太山的態度，知道是位貴族，只猜不出他何以也會作猿語。



樓廂進走子鞭着握人獸象

何以同這頭巨猿認識。全園之中，只有一個人見了明白中間的歷史，這個人就是化名薩樂甫的鮑維株。他從後臺，遠遠望見廂樓中的太山，怎樣會不認識。不覺痘癩斑駁的臉上，露出一種又驚又喜的神色。廂樓中的亞克德聽見太山叫出他名字來，自是高興。愀然道：「太山！我找得你好苦。現在既已給我找到，我想上你住的森林中去住，永遠不走了。」太山聽了這幾句很誠懇的話，也有些黯然。用手撫摩着亞克德的頭，想起十年以前在烏甘壁河流域，同他並着肩，同敵人戰爭。他雖是異類，却一些沒有貪生畏死之心，憑着我指揮，從來沒有退縮過一次。在森林島分手之時，他還依依不捨。那種態度，完全出於天性，與人類的矯揉造作，完全不同。自己那時爲着人類的羈絆，硬着心腸，丟下他走了。碌碌塵世，倏忽十年。起初還是想念着他，到了近幾年來，早已置諸度外。總以爲異類腦力，不如人類，早已忘了我人猿太山。誰還知道他的腦力，不但比人類強健。就是我半人半獸的太山，也不如他。

他隔了十年，不但還記着我太山，並且還犧牲色相，遠涉重洋的到倫敦來找我。這一個知己之感，真使我感激得五體投地。太山想到這裏，又從他推想到同時的伴侶，莫甘壁酋長同那頭巨虎來。瞑目一想，當年景象，一潮上心來。頓時把重返森林的那條已死之心，又提將起來。恨不得立刻回去，就是在森林中去住上一個月，重新領略領略當年風味。追飛逐走，飲血茹毛，就是身葬炎荒，也比這受衣冠桎梏的文明社會，來得快意。想到這裏，不覺心旌搖動起來。後來一想，想起琴痕，又自己喚醒自己道：「太山！你現在有了家了，有了妻子了，怎還得放你這般自由呢？」不覺一聲長歎，叫道：「亞克德這是萬萬使不得的，像這種人煙稠密之所，決非你可以插足之鄉。勉強留在此地，你未必會有什麼生趣。我非不想回去，所苦塵累太多，毅然決然一走，也實在辦不到。即使走了，也心懸兩地，沒有樂趣的。你若要回故鄉，我却可以替你設法。」亞克德聽了，更是淒然。獸人見他不作聲了，走上來又

想領他下樓。他又批着牙齒，咆哮起來。太山勸道：「亞克德！你快些跟他去。明天我準定來看你便了。」亞克德快走，到象獸人身邊。太山問明了象獸人的住址。迴身向

劇克道：「我們走罷。」劇

克站起來，跟着太山出了音樂會，走上汽車。父子兩人，各有心事，默然了半晌。劇克忍不住問道：「爸爸！

那頭巨猿是認識你的，你還用猿語同他談天哩。我不明白他怎樣會認識你，你又怎樣會講猿語呢？」

太山聽了，知道不能再事隱瞞，便很簡單的把自己

早歲的歷史，陳述出來。自己怎樣生在森林之中，怎樣父母雙亡，怎樣受母猿卡拉的乳養至於成人。順便講到森

林中怎樣危險，怎樣日夜有猛獸環伺左右，到早潦時節，怎樣苦楚。以及盛暑嚴寒的可怕，飢渴的困人。很想把劇克喜歡森林之心，挽回過來。所以苦口婆心，把自己心愛的森林，簡直描摩得同地



他又批着牙齒咆哮起來

獄一般。這一番話若是同生長文明社會之中的別個小孩講，正不知要嚇到怎樣。劇克却靜心屏息的諦聽，一些沒有驚惶之色。太山見了，也是納罕。回到府中，也沒有再申斥他，送他回房，看他睡了，只纔去找琴痕。把音樂會中所見所聞，同自己在汽車中的談話，告知琴痕。琴痕聽了，只是搖頭。他也是個明白人，知道太山少年時歷史，遲早總得給劇克知道。所望告訴了

他，或者可以把劇克的野心，稍行消滅一些。次日，太山去訪亞克德。劇克鬧着要同去。太山執意不許，只得罷手。太山在亞克德寓中遇見鮑維株。他改了姓名，面貌也是改變，太山當然不認識他。當時同他商量，問他購買這頭巨猿。鮑維株一口回絕。後來經不起太山再三要求，他答應把這件事仔細考慮一下。回到府中一講，劇克魔着太山，要太山替他買這頭巨猿回來。嚇得琴痕竭力反對。劇克還是儘魔着。太山沒法，只得同他說明獸類是愛天然界的，他是非洲來的，不如買過來放他回非洲去，也可以讓他享些自由幸福。這個計劃，琴痕母子都贊成。劇克幾次要跟太山上亞克德寓中去，幾次給太山拒絕了。心中非常惱念。虧得太山問象獸人寓所之時，劇克也在左右，記得清清楚楚。那時莫先生已經走了，那一位新來的先生，更是好說話，兩天之後，給他指東畫西的，在先生處請了假，一個人去訪亞克德。亞克德的寓所，住得非常隱僻。劇克從來沒有去過，問了不少信，纔給他找到。上去敲門，

裏邊一個痘癩滿面的老者出來開門，正是鮑維株。鮑維株不認識劇克。問起來意，劇克說明是要看亞劇略司的。只纔放他進去。領着劇克，走到自己臥室之中。原來他同巨猿，是一間屋子住的。說也可憐，鮑維株從前也闊過的。自從十年流落蠻鄉，糟塌得不堪設想。不但容貌委瑣，還沾染着蠻邦的惡習。不事梳洗，手上臉上沾着不少腌臢。那一頭白髮，還是黏成一片。屋中東西，凌亂無序。劇克進去，巨猿就蹲在他牀上，牀上衣衾枕褥，擾得很亂，還有一股臭味，刺進鼻孔來。巨猿一見劇克，却已認識，從牀上跳下地來迎接。鮑維株還不知道劇克是太山之子。恐怕巨猿撒野。上前攔住，吆喝他上牀去。劇克叫道：「你不必害怕，他是我的朋友，決不肯傷我。從前他還是我父親的朋友哩。我父親就是灰石爵士，同他在森林中認識的。所恨我父母不許我來，我來還是瞞着他們哩。不過他們雖是不許我來，我却常常來同他廝會。若是你肯放我同他見面，我一定重重謝你。」鮑維株聽了，纔知道劇克就是

他十年前所刦取的孩子。本來自從見太山之後，想不出

作對，還有些不敢。現在天幸自己得到這頭巨猿。因巨猿

復仇的方法。世上爲非作歹

之人，爲着想逞個人私慾，做

下歹事。一做歹事，當然受害

之人要懲罰他，他受了懲罰，

不怨自己，反怨起那執行懲

罰之人來。這也是人類自私

自利的常態。彷彿鮑維株十

年前合着陸穀甫的夥，用盡

種種方法同太山爲難。太山

爲自衛起見，加以種種抵抗，

結果陸穀甫身葬虎腹，鮑維

株流落炎荒。他同別的歹人

一般，不怨自己行爲不端，反

把自己所受的痛苦同不幸，怨到太山身上去。拿定主意，

要報這個宿怨。起初他也知道自己能力有限，要同太山



巨猿見劇克已認識從林上跳下地來迎接

把劇克引來。劇克既是太山

的愛子，收拾劇克，同收拾太

山，完全是一樣。所以聽見劇

克那般一說，做出很表同情

樣子。用話騙取劇克那夜偷

着上音樂會的歷史。知道他

很注意森林中生活，就把自

己十年中在非洲的所見所

聞，告知劇克。還誘他常來。騙

得他把鮑維株當作天壤間

第一個好人。遇到機會，必得

來看亞克德。鮑維株候他來。

總讓他們兩個在一處，自己

推說有別的事避開去。避避避開，却閃在隱僻處，留心他

們舉動。他有一種極很毒的念頭，總以爲一個孩子，一只

猛獸，關在一起，必無善果。借刀殺人，可以免掉自己動手。誰知道他們處得很好，不但劇克會指揮亞克德，使亞克德明白他的意思。還因此學會了許多猿語。猿語本也簡單，幾天以後，兩個竟會交談起來。鮑維株見這條計策不行，只得另想別法。那時太山還天天來同他磋商取贖亞克德的條件。太山不認識他，以為他是個普通玩猴子的人，因此同他說明取贖這頭巨猿，完全爲着自己兒子。愛這些猛獸，久擱在倫敦，非常危險。所以受着他母親的委託，贖了下來，送他回非洲森林去，省得留在倫敦惹禍。鮑維株聽了這番話，想起半小時前劇克還在此地同亞克德談天，不覺暗笑。笑雖笑，忽然想起一條妙計來。立刻答應下來。要了一筆極大款子，講明兩天之後，收到款子，立刻由鮑維株親自解送這頭巨猿，到都符（倫敦東南六十里，康德海岸之港。與法國對海。）上非洲輪船上交割。他的肯出售巨猿，有幾種原因：一則猿價極高，自己在客鄉，用一個儻來之物，博取鉅款，可以作養老之資。一

則這頭巨猿，煞是奇怪，未經找到太山以前，對於表演之事，非常熱心。現在却疏懶下來。彷彿他丟下故鄉，跟他上倫敦音樂會中去表演，主要目的，就是爲着尋找太山。現在找到太山，大事已了，與別的人類，已經沒有關係似的。與緞一天闌珊似一天。象獸人想用武力逼迫，他不但肯聽他驅使，有一次幾乎給他咬死。照這樣下去，以後再要憑他號召座客，是完全無望的了。不如賣了他，倒可以得一筆整款。不過錢的問題是解決了，仇却不可不報。他以前受的種種患難，已是切齒腐心。而對於太山一露面，失掉他一株絕好的錢樹的事，更是痛心。因此想了一條毒計，設法害死劇克，以報宿怨。還想把害死劇克之罪，加到亞克德身上。好讓人類殺他，可以報他不肯永遠做他錢樹的新仇。主意已定，劇克等一些不知，反倒投進他網羅去。原來劇克聽見太山同琴痕講購回亞克德，打算送他回非洲故鄉去，他聽了，就魔着太山，把亞克德留在府中，作他游侶。太山倒也可以允許。琴痕聽了，嚇得什麼似

的，饒是再三哀求，一口回絕。他本是已入學校，因為在假期之中，所以在家中延師課讀，現在假期將滿，琴痕宣言，一壁送亞克德還鄉，一壁送他歸校。他得到這個消息，已經有了個主意。當天就不去看亞克德。本來他父母鍾愛他，常常給他錢用，囊中私蓄，搜集起來也有幾百鎊現金。恩恩帶了些錢，出去照他預定的計劃，購辦了許多應用物品，偷偷運入府中。次晨，等他父親送錢給鮑維株，回來之後，纔溜出去找鮑維株。因為不知道鮑維株究竟靠得住與否，怕他報告太山，破壞他的計劃，不敢同鮑維株講實話。只說鮑維株年齡太高，還要帶着巨猿就道，恐怕受不來這種跋涉，所以他願意代勞送巨猿上都符去。怕鮑維株不肯，還重重送了這些錢。接着道：「你不用害怕，一些不會洩漏，放心便了。我今天午後要搭火車上學校去，等我父母送我上車之後，他們一走，我仍舊上你這裏來，替你送他上都符去。這樣一來，我可以同他多盤桓一天。等他上船，我立刻就回學校，相差不過一天，決不會

給父母知道。你看怎樣？」鮑維株一聽，正中下懷，還有什麼不答應之理。只可惜他不知道劇克的計劃，所以後來冒冒失失鬧出亂子來。不然他還有妙計，怎肯輕易下手呢？此是後話，按下不表。那天午後，太山夫婦送劇克上了頭等車室，看着一切都妥貼了，知道幾小時後，他們的愛子，就可安抵學校。也就不等開車，就聯袂走了。劇克等他們走後，收拾幾件應用之品，立刻下車。到停汽車之處，雇一輛車，徑投鮑維株寓所來。到了那邊，已經是黃昏時分，鮑維株尚在相候。候得不耐煩，在室中來回走着。亞克德却給他用繩索捆縛在牀上。劇克見了很是不解。問起他，他說：「巨猿已經有些覺得要送他離開英倫，怕他逃走，不得不然。」他手中還握着一端有一個活扣的繩索，一只手摩挲着那個活扣，口中自言自語的，臉色非常難看。劇克見了，一顆心突突的亂跳。不多一回他站住脚，叫道：「你過來。這巨猿上路之後，若是不受你的指揮，很是危險。我教你一個捉他的方法。」劇克大笑道：「他一定肯

聽話的，可以不必。」鮑維株生氣來，跺着脚怪叫道：「你

聽我話，給我走來。不聽我話，我也

聽我話，給我走來。不聽我話，我也

不要你送他上都符去，若是半路

上吃他跑了，教我怎樣交代呢。」

劇克不知是計，笑吟吟走過去。到

了他面前，鮑維株吩咐道：「你把

身子掉過去，背着手，靜靜站着。我

教你捆綁他的方法。」劇克依言

站着。鮑維株上去，用活扣將他兩

手捆住，捆得轉動不來，臉色一變，

毒罵一聲，將劇克身子旋過來，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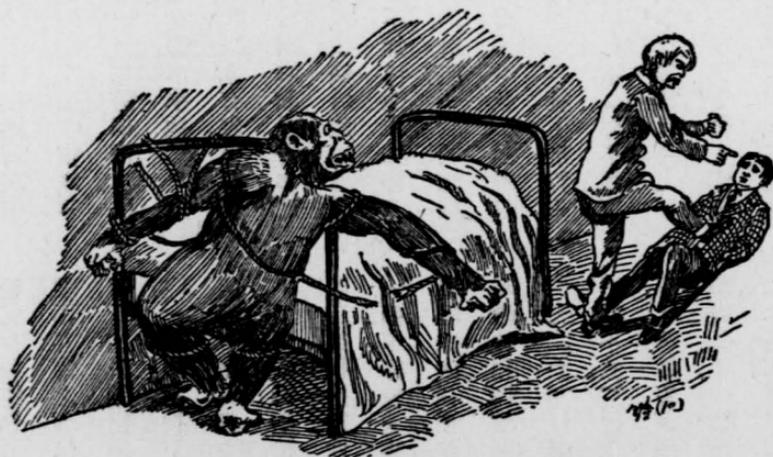
面一掌，把他打倒，一脚踹住胸口。

亞克德見了，頓時咆哮起來，拚命

想掙脫那捆他的繩子。劇克却一

聲不響，本來當年太山在森林，他

義母卡拉一死，孤立無助；受到什



將劇克身子旋過來，劈面一掌，把他打倒，一脚踹住胸口。

他這般，更是生氣，兩手掐住劇克

頸子。猶笑道：「我的一生幸福，都

是給你父親毀掉的。掐死你，完全

爲的是報仇。他見你身死，一定疑

心是亞劇喀司幹的，我只用說我

出去購買食品，你溜進來給他掐

死的。等我將你掐死，把你尸首撈

上牀去，立刻去找你父親，他趕來

看，亞劇喀司一定壓在你身上吃

你了。」說着一陣狂笑，手指漸漸

緊下去。劇克一些不怕，只顏色却

氣得灰白了。亞克德却狂叫起來，

聲音很響，震得四壁都有迴響。一

壁叫，一壁掙那繩索，掙了一回，不

知怎樣給他想出一個方法，兩隻

前爪用力向上一拖，拖得渾身的筋都鼓將起來，忽然震天價一聲響亮，繩子雖然還帶着，牀板却給他掙斷了。等到鮑維株聽見聲音不對，迴頭過去。亞克德已經縱下地來，直奔他的身後。嚇得狂叫起來。亞克德將他從劇克身上拖起來，張開巨口，向他咽喉咬下去。他雖是拚命抵抗，不到一分鐘，已經給亞克德咬死。亞克德見仇人已死，上



亞克德將他從劇克身上拖起來

來扶起劇克。劇克教他替自己鬆綁，亞克德真也聰明，不多一回，劇克已經恢復了自由。他替亞克德也解掉了挂着的繩索，然後打開帶來的包裹，取出一套衣服來，不再同亞克德商量，替他穿上。亞克德深信劇克靜靜聽他扎扮，扎扮已畢，一同溜將出去。若是門外有人守着，見他們出去，竟看不出有個巨猿在內。

(待續)

上海商務印書館

廉
價



新
年
用
品

特
別

賀年卡片
代印名片
兒童玩具
屏聯榜幅
西洋畫片
信箋信封
照相器具
中西文具
運動用品
精美畫冊

上列前七種
從陽曆
十二月
一日起
至舊曆
年底止
特別減價發
售但向上
海總館現款
購買為限



▲近來我們時常發生許多意外的事情，我們對於讀者，非常惶歉。為免除種種糾紛起見，如今我們提出幾項，敬請讀者諸君注意。

▲以後諸君如有以不屬於小說世界範圍內的事情，來函詢問，我們因為辦事時間關係，恕不作答。

▲投稿諸君如須退稿及答復務請隨稿附稅足退稿信封，如當時不附，隨後再補來者，恕不照辦。

▲本社投稿簡章因為種種關係略有變更，請參看投稿簡章。

現 金 徵 文 下 期 發 表

★ 交 換 ★

勁風先生：我讀了你的「夢魂中的香港」一段故事，引起了我不少感觸。今日的香港，名屬於中國，其實即是英國的殖民地。先生篇中所描寫的種種，已非中國的，而已英國化了。讀竟此文，我很覺心痛；土地既被人強佔，所希望的，只有國人力謀恢復。我國所失的土地，並不止此，旅順，台灣，膠州灣等地，都和香港處在同一地位。年來國勢日弱，內亂仍熾；讀此文而和我生同樣感觸的，或者不僅我一人。我願代表無數讀者，希

望先生時常把這樣作品，吶喊睡夢中的同胞。

重慶求精中學劉述揚

小說世界八卷八期所刊雙木先生之簡便印刷器，頗切實用。但鄙人於各項物名，甚不明晰。茲列於下：

(一) 所用之品，如牛皮膠，洋菜，及甘油等，於何處可購？

(二) 其分量係中國之度重，仰係英國之？

(三) 阿尼林藍色，係何種藍色，英名為何，於何處可購？

(四) 所云堅韌的薄紙，不知為何種？

以上各項，本擬直接求教於雙木先生；奈未知地址，故不得不冒昧上書貴社。望貴社轉詢雙木先生。

志良謹啓

志良先生：

(一) 牛皮膠(五金店雜貨店裏購)，洋菜(南貨店裏購)，甘油(西藥房裏購)。

(二) 分量用中國制更便，更普及，有備盎斯秤的，就用英量也可以。

(三) 阿尼林，英名 Aniline blue 是藍色的生色精。商務印書館化學藥品部，或科學儀器館購。京貨店裏購來的洋產品紫也可用，但所印的

張數不能多。

(四) 較薄的洋紙，如拷牌紙之類，都可用。中國紙不合用。雙木

函詢樊案讀者諸君大鑒：

樊案前四集。民國八九年間。滬漢京津各大書坊均代售。初版早罄。茲經多數讀者函促。已設法再版。仍照前價。愛讀諸君。請逕函北京東長安街南來道如意里馮宅購取。

第一集 恐怖之王 三册

第二集 人皮人手 三册

第四集 秘密人 四册

以上三集每册大洋三角

第三集 偵探劫 三册一元

(郵費外加)

第五六七各集。讀者可設法從說界裁下。另訂成本。此後並擬商之說界主任。將拙譯挪排在每卷最後數頁。以便裁訂。

賜函繁多。不及一一遍覆。歉極。後此賜函。務懇詳列通訊地址。

馮六敬覆

此孩曾患腹疾由嬰孩自己藥片得獲救治

請注意小兒之腸胃各症如投以嬰孩自己藥片功效立見服後小兒即能食甘睡甯神效無匹即如直隸正定府師範講習所高殿修先生之確據如下云

去年小女曾患腹疾飲食減少不易消化舉步艱難更怠於行動百藥無效良醫束手無可如何也

良醫束手以為不治



高殿修君及其公共子

因閱諸報章見貴局所售嬰孩自己藥片功效甚宏於試服之未及一瓶頓增食較前肥美日

倍且易消化身體緣之康健面色因之肥美日諸前日不啻兩人鄙人飲水思源念小女今日之強健實貴局嬰孩自己藥片之所賜也感恩匪淺無以為報特此鳴謝如尊處無從購買嬰孩自己藥片祈即郵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閣下曾患惱怒及憂鬱否

如患之請調閣下之肝經為要往肝病源在於肝經失調所致請為記憶欲治肝病陽上升並無他藥駕乎紅平清利胆汁能也清胃清潔無阻滯之虞且助消化能止使腸胃清潔無阻滯之虞且助消化能止疾病頭痛可使皮膚清潔口氣芬芳立止痔症痛苦難盡述也



尚有推陳致新之功消導之效奇亦見良醫降濁之妙此固靈丹之用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導丸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4271(11)

商務印書館之影戲事業

我國活動影戲事業本館實創其始所攝影片已出五十餘種概分社會教育時事風景四大類最近復建鉅大光室於佈景及光線上益多進步

本館除自製影片外並代其他影戲公司攝製影片即各界之大慶典以及婚喪喜慶等等紀念亦可代為攝製活動影片又如各製造廠各大公司欲製攝廣告影片亦可代辦本館影片名目並租購價目印
有傳單函索即當寄奉

▲出品要目

松柏綠
愛國傘
好兄弟
大義滅親
蓮花落
李嬌娥
荒山得金
兩難
女子體育觀
驅滅蚊蠅
第五次遠東運動會
北京雙十節
浙江潮
廬山風景
西湖風景

本社投稿簡章

-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
- 二 投寄之稿，望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
- 三 數若干亦請書明。
- 四 投寄譯稿，原文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
- 五 及請將地點詳細註明，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
- 六 稿末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
- 七 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
- 八 請書明何科何級，並附寄退稿信封一個，寫明
- 九 投寄之稿，姓名，並郵資若干(貼在信封上)
- 十 投寄者住址，請隨件附寄退稿信封一個，寫明
- 十一 投寄之稿，如稿可用，則用附來信封回信，否則將
- 十二 原稿於二星期內退還。
- 十三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 十四 (甲)現金。(乙)書券。(丙)本雜誌。
- 十五 投寄之稿，若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
- 十六 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
- 十七 稿時，聲明。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
- 十八 所有。若本報一經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
- 十九 投寄之稿，恕不致酬。本報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
- 二十 願他人增刪者，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
- 二十一 編譯所內，請選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地(790)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四年一月九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各省商務印書分館

郵費表	定價表		每冊	普通	特刊	號	角五分
	本埠	外地					
國內(含古新運郵外)	五角三分半	六角四分	全年五十二册	四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本埠	五角四分	六角五分	全年五十二册	四元三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國內(含古新運郵外)	五角三分半	六角四分	全年五十二册	四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本埠	五角四分	六角五分	全年五十二册	四元三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小說世界)

兜安氏止痛藥水

肌肉痛用兜安氏
止痛藥水搽擦患處痛
即外出此藥為效力之人
或作苦工者必需佳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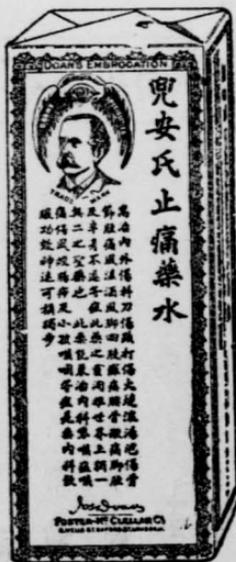
人之一身痛最難當不論痛在何處及緣何而起必至全體不舒坐臥不定迨至痛止而後寧由是以觀止痛藥之不可不為之備以待不時之需用也此藥水止痛如神外搽諸般疼痛內服少許能止腹痛胃腕痛而於刀傷火燙跌打損傷尤有奇效茲將其主治各痛略列於后

主治

- 火傷 打傷 肌肉痛
- 四肢酸痛 刀傷 燙傷
- 風濕痛 諸般疼痛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
瓶七角半每打七元半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啟



痛止 腫消